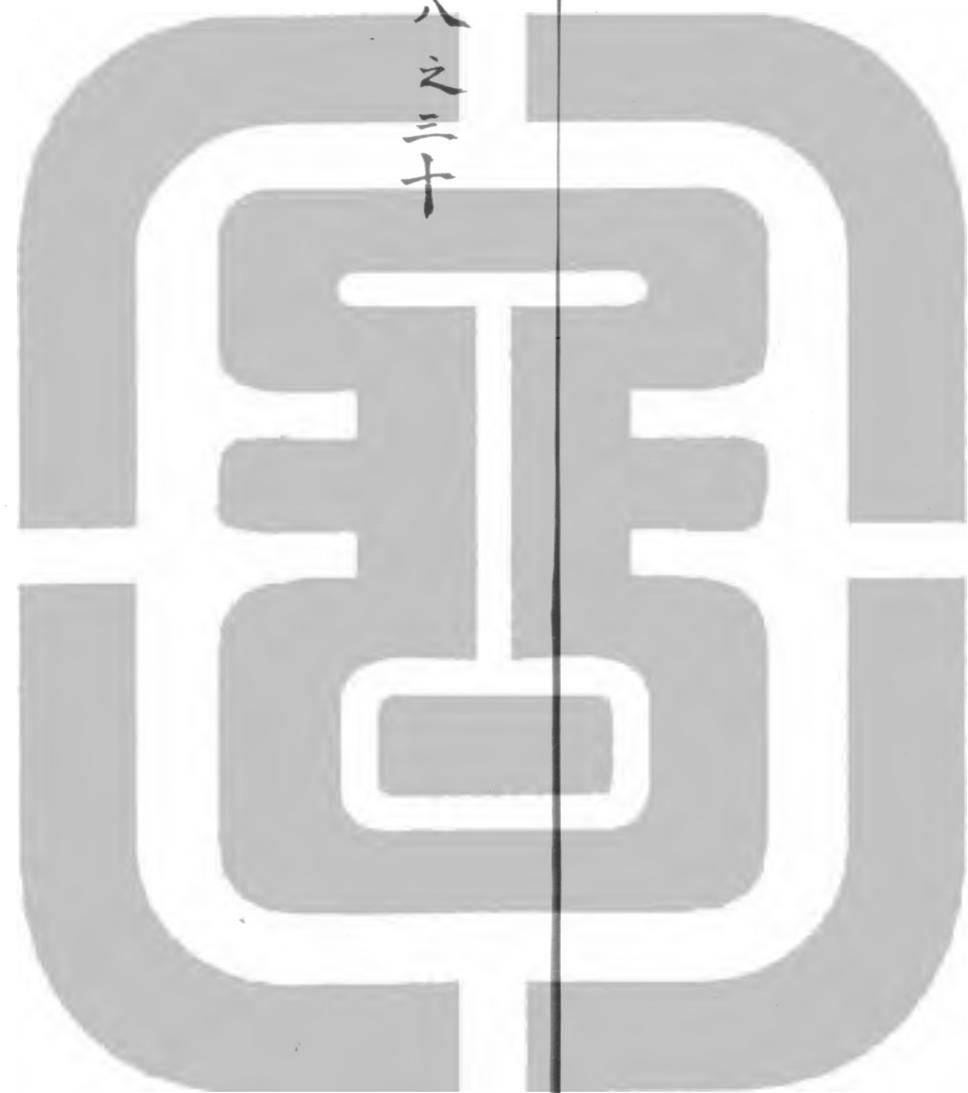




卷廿八之三十一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五上

齊民四術卷第四上

禮一上

說保甲事宜 說儲下篇之一

保甲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里十里為保十保為鄉鄉立鄉老
無定額保立保長一人保貳一人里立里正一人甲有甲首
有直甲十家之中擇其家少殷寔年踰四十無過犯不為其
鄰所惡者為甲首十家輪直察核其當輪之家為直甲今保
甲久廢驟舉其法以甲屬里以里屬保以保屬鄉則疑衆而

難成先斷自編甲始俟甲成然後割里里成割保保成割鄉
縣先備資措筆紙飭史徧提二十年來訟案及各處訪關案
件摘出其人其理曲持人曾經審處者為一等其健訟屢積
並未對審者為一等其理直受屈伸訴者為一等其為戶族
應審者為一等凡應審多案者必係人所信服或家世智計
得人者也于該等人名下注某年訟某一次或被某訟一次
應某訟審一次少都畜為冊計日繕畢乃刻編甲告示詳載
條例先發各處保役張示俟刻編甲門牌甲首高脚牌式成
知縣自備飲膳出城分鄉駐聚就近召集各村耆導以睦
鄰里弭盜賊大有便益毫無滋擾等情令其轉相告諭藉以

看其人之明暗邪正參稽案冊有無名過以預後日里正保
長貳之選每家給門牌二張令其親填家口年貌產業錢糧
畜牧竹樹一切的實以備查驗一樣兩張一張裱挂門首一
張俟知縣回驗該鄉時保役彙繳即詰問其鄉之善人明白
為眾所推者為誰分等記注以備參核知縣即考其產糧較
多及家有業儒者參以案冊點其人為甲首發高脚牌一張
令其造牌裱實泛甲首家為始輪管此牌以晝查同甲夜巡
同更十日一周其大村以十計除奇零八家者即八家為甲
五六家者即就近五六甲每甲增一家綴之其小村止七八
家者即以為甲或十二三家亦以為甲或止二三家者就近

集數小戶為甲或二三家亦以為甲或正二三家者寓小販
皆附本戶先查該縣前屆戶冊與田相較人得若干畝以
定戶法約計其家每人得田六畝者為上戶人得四畝者為
中戶人得二畝者為下戶人不及一畝者為貧戶全無財產
又無生業老病無子孫及子孫幼弱未能謀生奉養或一子
已壯俯仰至四五人者為窮戶其家過十口而口過十畝以
上為饒戶上萬金者為富戶富又差以三等皆書于高脚牌
分戶無定額約以地人相當為下戶并資差酌之凡城郭
市鎮俱一律辦理其寺觀及宿店寓客者俱給循環簿詳詰
名籍年業來去何處登記夜半巡房時再問其應答參差者

于籍記一△來早放客時按名至△即留加盤考有狀者交
里坊役致之官民凡城郭居名分保皆分門曰某門內左保
某門內右保城中則曰城中前後左右保城外則曰某門外
左右保街長則曰某門外前一前一前二保以此差之
城即有條緒邊海
各邑尤宜切究
定分地名
有警派守

門

牌

某係弟幾里弟幾甲何等戶某人家長姓名年過七十者書長子姓名年若干歲某妻某氏某甲某乙某丙某丁

祖某某職某年故父某年若干某職某

弟某年若干某職某姊某年若干某職某

子某年若干某職某女某年若干許嫁某甲某人之某

師某年若干某甲人知數某年若干某甲人

寓客某年若干某地人某至此作某業店若干所開張某所與某人合夥

田若干畝自種若干佃種若干房若干間自住若干典賃若干

牲口若干頭匹錢幾兩幾錢

總男若干丁女若干丁

塚墓坐落某所

柴山若干頃畝

漕米幾石幾斗

園地竹若干頃畝果

奴婢某年若干某地人

孫男某年若干女某年若干

姪某年若干某職某

姑某嫁某甲某人

姊某嫁某甲某人

其佃叔甥湯發質同居者如法開載姑姊姊女雖已嫁仍開載其同居者凡佃男男女某業現在家或在某處作某業官吏役子商幫雇皆注明凡佃人田者載自田若干加某甲某人田若干其奴婢分出者載明主某分授田若干實田若干

皆注明同居

市籍門牌

某係弟幾里弟幾甲何等戶某人原係某府某縣某鄉人年若干歲于某年至此開張某店

夥計某年若干某地人

房若干間租某甲某人房租若干

器若干件如染坊計缸油坊計榨之類

工匠某

總男上若干丁下若干丁

其住家客地者填注如本籍

十家牌

某保第幾里第幾甲

甲首某
二戶某
三戶某
四戶某
五戶某
六戶某
七戶某
八戶某
九戶某
十戶某

男幾口
丁幾口
老幾口
小幾口

女幾口
奴婢幾口
丁幾口
老幾口
小幾口
外戶幾口

何等戶
何等戶

女幾口
奴婢幾口
外戶幾口

照此牌十戶其年丁戶及窮戶多者量增數家

編甲既成相其形勢割十里為一里里百家村里連絡附近
止四五十家或百二三十家皆為一里割十里為一保如割
里法割保為鄉度其地可方十許里界山畫溪為定鄉保皆
為取名里則名某保第幾里其里正保長保貳着該居民公
舉不拘紳士耆農惟推行業惟世業工商及現執工商業者
不佳凡直甲派直其單丁老婦子及窮戶不派派直家以
一人巡更巡必徧一里屋舍前後敲梆巡徼每一次必周兩
遭一夜五次計十甲則人巡百遭可以免盜賊及子女奔逃
糾眾搶親扛尸圖賴牽累之禍凡甲里近大路岔路者必巡
路過岔遇有夜行人形跡可疑者即加詰問應答支吾則呼

衆喝留係賊以其賊十二充賞係姦拐等情官俱給賞如捕
犯法係賊即送歸該被竊甲計贓之十二令直甲者出一分
被竊者出一分為謝姦拐子女亦送還本家聽該家禮謝官
更給賞他視此其竊案直甲家代報審實時直甲亦須到案
一次不許設協緝罰賠諸苛政以累齊民

凡鄉老保長貳里正官皆待以客禮今法每保有役或一人
專充或挨家輪充以便喚集將行文字冊籍又有里書以催
賦過割者仍舊不革每保一圖詳繪山川田地村里形勢

集各里甲編為籍仍取門牌高脚牌集抄胥書就改署某鄉
某保第幾里第幾甲幾戶給散本家裱張每富戶科帑筆錢

四十文饒戶三十文上戶廿文中戶十文下戶五文貧戶二
文窮戶不派冊有正副正存官副發保長凡十家內鬥爭

戶婚田土之訟皆不相連推不孝不友

如毆罵尊
長之類

窩賭窩娼

窩賊及自為娼賊之類同甲切加勸戒不悛者同甲公白于
里正里正勸戒之不改者白之縣論有差其風惡為同甲所
知而不舉者答四十分肥者論如法其父兄不加教戒減本
犯二等罪正杖一百輸三年其在外犯竊被獲同甲及家並
不知情者免坐仍飭保長協里正甲首直甲白書本犯之門
曰出賊之家娼賭等案皆同其果痛自改悔三年無過者同
甲公白于保長里正轉白官除之其三年內盡心巡守能截

自明秀...
獲賊犯者亦除之。凡里正保長皆給與戳記使條白得達于官保貳皆須能筆札者署充凡赴訟者無論進詞喊稟令丞聽受除命盜大案外察被情非悍暴係由土界地雀角短長戶婚牽割氣性鬥爭等事批副用印仰原告持批投該保長協里正至公所喚集被告及証應人詳加研訊保貳錄三造口詞察其是非判割清楚務令輸服判定錄為長單粘連官批之後用戳騎縫連名判後並用戳記凡口角爭鬥是非立判一月可決集訊日原告出供膳錢一千文若田土戶婚須勘踏查驗者兩日原告出供膳錢二千文被屈者剖正所爭仍罰備酒于翌日請在訊諸人慰勞原告仍認賠供膳錢

原告出具允服粘連判後三面公用戳給被告持至城跟服詞繳息吏受詞研問如判準息銷其長正公判而原告不服長正公將用戳粘單給原告赴縣重告被不服者即給被官乃集訊如法凡所訟係鄰里親族即仰本保里係他保里人即仰原告持批請里正同赴該被保里長正公同研訊供膳如之凡長正皆須公平處斷以息爭競不得情庇偏袒其聽問不平者減酒帛甚者于台問賜食時罰立侍看他長正食終乃退致釀大獄者革職受賊者科罪如法終歲剖決公平息訟至十案以上者優加賞賚編甲既成摘出窮戶查其親族外戚有三等富戶及饒戶者分別勸派養給有差

上中富戶有胞叔伯祖胞叔伯胞兄弟胞姪外祖父母舅父
母姊妹夫外甥妻父母妻胞兄弟寔係窮戶非纏擾過度而
人少不加收養人多不酌加存給者分別勒令養給其陽奉
陰違者即飭長正白署其門曰不友俟養給三年後除之其
素能養給期功外內親族窮戶者飭長正朱書其門牌曰義
戶能推惠及無服之親存活至十人有狀者給額旌獎其下
富戶饒戶照上中富戶例差減之其上中兩戶有能養給期
功以上內外親族者朱書義戶至三人以上者給額旌獎其
內外親族並無饒戶以上可以派令養給者官為設法存恤
如鄉族義倉城坊養濟之類其派養給而不遵及陽遵而陰違者量其所

應給之項倍罰充公仍署門派給再違者及有他情可惡者

坐不友律吏下鄉隨時摘問以求實情并條後日孝弟之選

凡無子孫者養之有子孫者給之其孤兒亦養之派給下

富戶戶四人即全給大口日米一升小口日半升俱半月

一給年終絮被一條棉襖一件為全給人老者以此項差

散之仍以親服為殺上中富戶量加萬金富戶歲損米十

兩以贍其親族力所優為且杜絕侵擾尤為便當也

凡貧戶其有服親族各推一本之誼量加存恤不在派給之

例孀數者準與朱署其下戶力穡原可為生其富戶能歲時

優助者聽若下貧等戶恃親纏擾使富戶不能安業者論如

常人律其窮戶既受給而格外苛擾者並論如常人律凡民無田產又無生業不為人執事者惰民也非騙竊侵擾平民則何以為生害良教惰大壞風化其力技出眾者申府署標兵次補壯快弓三役有差餘才力不任公役者遷之他鄉交保長分給該地饒富等戶為雇工該長正時如約束辛力從輕以漸量加游手民必有頭目其黨皆推魯人耳不為人執氣已餒往往有較平人為副其仍惰游滋事者保長以戳封貼者且以官遷之尤可無虞寄城白官輸之作役

凡同里慶吊必集飲食筐籠之儀隨宜富者無過貧則以身到不責貨財可也異里之親舊仍聽往來其鄉長保長貳保

望有大慶吊同鄉之長正致禮焉里正里望則同保之長正致禮焉酒食筐籠皆從儉身到者亦可期無失禮以釀嫌怨

凡朔望里正集里望甲首直甲并里中儒士及外師諸在

書房子弟子公所講說鄉約其願聽者無論長幼客寄悉聽入惟禁女子侵晨分甲輪值之人設香案旁挂揚善屏兩幅

眾集里正里望率眾向上行禮序齒五十以上者坐以下分

立擇里中知書者立案左恭宣。聖諭條目畢乃生將孝弟

姻睦守望諸事用俗話方言編列高聲講說務使愚氓通曉

誦畢徹案獻一茶份甲輪乃取所懸屏下朗誦一過里正里

望隨宜稱說以為勸戒屏二一記通鄉內已經鄉舉而官驗

准不必書旌善亭者上書某行某人以某某行業為鄉人重
經某官旌獎一記本里內尚未達官可預後屆鄉舉孝弟力
田等科者書某人以某某事實可欽敬克當某行之舉讀畢
有當增入者里正里望同里眾公議下筆書畢納之櫃交輯
而散若全保同集一村者則分保長一處保貳一處各領五
里他如法凡開印日知縣首行勸戒告示每里一張是貼
後粘單大書旌善瘳惡亭人名事蹟旌善亭書孝弟節義某
名色某保甲某人祖父某某氏夫某某瘳惡亭書不孝不友淫敵
刁頑名色某甲某人某氏仍注名存歿其在瘳惡亭人其子
孫有以孝弟者得錄除仍准注名該孝弟人名下曰父某

祖某其在旌善亭人現在而子孫犯盜逆諸罪書瘳惡亭情

罪重者其父祖坐失教除名凡縣編保甲冊成以田計口

人得二畝者中歲可足食地隘者農必精中歲畝三石以大小口計之六石可支人一歲食糧

以無為下縣得四畝者為中縣得七畝者為上縣以上

為饒縣人得二畝以下者為瘳縣開明富三等若干戶若干

口申府府總縣酌以五等以饒濟瘳無饒者以濟瘳若通較

府屬得下縣或不及者為下府通較得中縣為中府通較及

上縣為上府申之藩司司受而通較之以酌接濟知縣于將

獲時出示各保勸富戶俱須積粟三年饒戶二年每上戶一

年中戶一年或半年其資財及饒上而田數不充者皆置備

如數皆計算到接新再多者乃為積其餘乃准難賣凡勸積
皆酌以三年為率轉新去陳如數乃止知縣于巡轄時再加
諄諭于二月巡轄時時加抽查以寔蓄積知府相度水道以
饒上等縣接濟下瘠司相度水道以上府接濟下府俱就近
酌定大熟則司府酌派各縣以封貯帑項量于饒上等處買
貯倉穀不拘稻粟積之偶有偏歉縣即于九月通諭該富饒
等戶出家積糶于市仍諭以十月即開倉糶濟仍有他縣接
濟不必居奇病人自失利算十一月知縣即造空白執照照
戶冊計日計口填明給下戶貧戶就三等富戶支借口糧三
日一升勒至三月止借項皆小麦熟還三分之一秋熟清還

惟平借讓息以申姻睦其過期者官為嚴追逃絕者官按照
撥公費給償以紓富力其窮戶及貧戶之產微口衆度遇熟
不能還者官酌給賑仍預將情形申府府于十月十二月二
月派不荒縣運其儲穀至該縣境糶賣三次以平市價若一
府歉者則司調豐入諸府酌受荒重輕撥運儲穀接濟以絕
居奇其或一省遇歉者鄰省接濟如法其糶得價銀以本歸
帑以利充公費任縣經畫不歸銷算

凡民間借貸利止月二分過者罰去利其過三分者罰本
入公凡借錢還錢借糧還糧俱月加二息不得以糧抬價
採利亦不得以錢放糧指青收黃潛剝貧民違者罰本入

公

說學政事宜 說儲下篇之二

知縣于保甲冊內摘出所轄生童各分鄉保彙為士冊卯年

履九等戶法其訓蒙他甲與從師他甲者俱兩處附注每冊一頁只書四名以便條記

行學舉止其鄉士人有奉接尊長無悖慢沉潛書籍言語端

謹訓讀有則無門訟游盪賭博買賣中保諸事者長正以告

就近傳見該士惟書刺曰習某經某氏學某保甲業儒某見

令丞禮入門至堂檐令丞離座起立拱手乃向上三躬命旁

坐再一揖就坐待茶語畢三躬乃出令丞拱手俟下堂乃坐

令丞詳問為學之要觀其行止言詞容貌條列其等注記名

冊其成童以下願謁見者聽儀教同傳見凡目公出署隨地

摘名問訊俟識見已徧乃檄鄉老長貳正望公舉應試以行

為首令集其狀叅列署為儒士以觀業士人十之二三為數

准其赴試行同較學謂記誦講說家法學同較文文同較言署弟子

數存於者十之五其副倍之使尉教以射並習儀集官所給以日食

射差成擇日行釋菜先師禮先一日射于戟門揖讓耦罰畧

如古儀節升降有差乃申送于府其巡轄勸農見從教尤力

桑麻樹藝般盛者間就其家閱畜牧如泐家人輯睦者即加

獎賞外仍記名以備力田之舉該保甲內舊有杖仗精敏者

驗試補入伍教目其有舉移三百斤以上者隨時送司府補

材官選兵舉移五百斤以上者縣府司校驗以其名藝通申
之 其有匿喪及預捏過房為後日減喪計者比照居喪無
狀律科斷其故隱冒舉之長貳正望俱斥革決杖六十鄉老
罰酒帛筵宴如該犯係鄉老同里及內外有服之親者同長
正科罪其他舉不以寔者每一名記過一次至三名以上者
罰去酒帛筵宴六名以上者斥革鄉老俱減一等其該長正
所舉如係劣蹟有狀而舞弊改名冒圖進取者照本犯減一
等其饋遺從重科贓罪凡老長貳正望賞罰斥補知縣皆為
教叙其狀發該鄉保貳錄其稿于籍 凡子弟就傅皆須在
六歲以上蒙師教以事內外親族尊長隆殺之節書房坐立

之次皆叙分齒先授小學須為誦明其義其不能誦解小學
須為誦明其義其不能誦解小學字義儀節者長正稽察毋
許教授凡令丞至鄉皆就近台蒙師勤加勗諭其有下貧人
戶子弟端秀聰穎而力不能終其學者長正白于官官召驗
經畫培植之凡子弟成童以上現從師長而在外犯法至杖
一百者該師長有職者奪一級無職者杖六十收贖其犯係
悖逆倫情重者師減三等的決其本年初附在半年以內者
遞減二等仍科其舊從之師照現從例減一等其子弟悍傲
不遵教訓者許師白長正屏出仍書于里正之籍若兇暴已
甚者長正即白官安置其一歲校試入等補弟子有三人以

疎注謂舉德以下一學條考
注在小學下

上現從一師者令優教致酒帛于其師仍注冊備賓興老望
之選

禁淫艷書詞其刻印之家限十日內繳板焚于學通所轄限
一月內將家中所藏各小說曲部新舊整殘通繳官給帛價
新整者每斤六十文殘破者每斤二十文違限者沒其價決
杖八十至十種以上者杖一百其說書做要賣藥賣棋諸人
酌速還原籍或安置本境故犯者杖八十輸作賣孝者集驗
署入伍教目稽查僧道度牒除已往不議外有新剃度而
無度牒者本師科漏課律新度人還俗追身價入官禁草淫
詞其書冊無考之神悉罷之遷其住持于叢林改正門宇以

為鄉學香燈田產歸學其住持自置者聽其變賣其願還俗
者聽產仍歸管其有不能買牒僧道絕戶房產一律辦理凡
鄉學聽士人讀書習禮射其間其學有經費可送師者該長
正白于官官為選邑之行學可表率者置為師值舉試之年
長正集應舉人于學行鄉飲酒禮迎送坐立飲射儀節酌今
古以為之制府受縣申送校考如法擇其尤者補生員如
定額不及額則缺之其縣署弟子不入等者退為副釋菜較
射如制其在申送列者仍與皆三年兩舉三年令遊在學之
行業端正身材平直學問有本文射兼優之生員其副之尤
者亦與解舉賓興禮而上于藩司藩司受之考校如法入等

者署為貢士而貢于禮部禮部試如法入等者為進士約解十五而貢一貢十五而進二

以上學政諸條一皆生于保甲保甲未明則跬步罣碍矣夫為政在正心以求寔效在細心以審真勢好名高者舉善政而害人求速效者推至誠而不達夫令為親民之職天下雖廣積縣以成故其職為至要而其治為至易有心之士差知其要而震沮以為難故一切委蛇從俗波靡此所以教化凌遲而民生日蹙也夫轄隘職近廉問得真一易也權專任久威德自制二易也一事得民勸諭遂孚三易也故學為政者必先求民生之要初任職者必先求風

俗之畧夫千里異風百里殊俗淳漓相較去若楹莛而樂安好善得自秉彜者初無改也故令之得民至捷莫如擊猾吏至信莫如草陋規擊猾吏則得外奸草陋規則絕內愧稽檢圖籍一月可畢巡城下鄉必勤問勞慎無先于紳富就八十以上者徧問之可得人才地治之概即其不賢教民長長亦未為失也巡轄既周就聞見以較錯互亦可得十五六矣威名既振而優禮施清捺顯著而愷諭溫加不驕巨室不簡細民寔心謙德以張信威令之下也若流水矣然則捺約御繁三月而保甲可舉身勤術簡三月而保甲可成山川既悉可教樹藝之宜聞見既周可得賢

能之寔正得人老望不失迨于期月教條粗備然後利導
以措學選技以教禮雖非卸治庶幾之益矣視此以往中
材可企苟觀者指為迂遠之譚行者昧其先後之序則良
法美意反為厲階咎歸作俑非吾所知已

與沈小宛論禮書

小宛足下日昨承示大集發帙先檢議禮之文讀之微引貫
串準制酌情通儒之效著矣然有數事不能無疑故復誦其
所聞而質其是非世臣睽隔經籍已十有六年記憶荒落又
行笈無書可檢所述疑義多有不符本文是未詳而非往古
罪無可追唯足下審察而糾正之世臣幸甚禮教幸甚古人

言山不同制故喪每為祭所成說者因禮有喪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傳有室中有死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之
文以為有總以上皆廢祭愚以為三喪之喪分皆體祖禮
天子有下殤五是人君之喪至三年者四親同慟幽明不
間故為之廢祭唯天地社稷尊於祖不敢以所親而簡所
尊故得越紳行事也禮支子不祭是期功之喪誼與廟遠
矣且天子備百姓墳御之數百二十又王姬適二王後者
不服夫周公時同姓之國五十三人尊同則不降服若以
其喪而廢祭是天子諸侯之祭或寡矣故素准釋服而祭
之說愚嘗謂其能通禮之權也齊衰期章父卒繼母嫁從

心信通學文刊
為之服報恩以為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之文當在此章
父在為母之下此文之上以類相從而出妻之子為母次
之妻又次之夫親母父在則期昏於尊明子必隨父之義
也父卒則三年說者謂尊者不在子得以盡其私恩繼母
以路人而體父故父在則如母之服期父卒而仍為之服
期亦足以明其配父之尊而見孝子之忍死其父矣書
以期喪庶母雖殺於親母而無嫌若必加為三年既無私
恩而盡同所生似無所取義矣說者以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為喪出母此說也孔子存則伯魚之母服正期服
除而猶哭故以為甚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終其心喪此

傳重之大綱以義斷恩至不為父後之子身不體稱以母
絕於父不敢服父所不服故以加隆之再期服之取卒母
之恩耳至君母繼母被出本因父以得名既絕於父遂為
路人其為無厭何疑經言出妻之子者著其所生也父卒
繼母嫁繼母終父長而嫁其妻道有終是即其能終母道
故子從為之服期以報其能終於父傳所謂貴終者是已
鄭氏嘗謂母子之說專以名重已不若傳義之善而王肅
倡為說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是以養育
為重義無取乎父卒終喪為卒雖出於注家然以舅殯則
姑老之文例之是卒為終喪信已且寄育之恩自出嫁繼

母之後夫何以無文肅知繼母本路人不得同親母因生
 繼父之文雖漸於亂俗而辭猶有不敢盡者然後儒多從
 王義以從為從嫁繼父同居傳云與之俱適入此以一從
 字包之何其不辭也從本服中之一事經言從服皆有所
 從此從生於父卒故變文言從為之服更言報以明之愚
 少讀此經即疑此報字與全經殊例後見通典載馬氏云
 重成母適故隨為之服繼母不終已父三年喪則不^服
 取賈氏疏此經云感恩者皆稱報此子念繼母恩終從
 而為報又云父卒還嫁便是路人子仍着服故生從為之
 文因嘆先儒嘗有先得我心者肅又云服也則報不服則

不報若與馬氏同義則與其寄育之說大殊若云嫁繼母
 報服其子仍視其子之服與^{服不}不思子既行服則母已死何
 以行報說已就枕而賈氏疏本經統說全經十二報之義
 又云母以子恩不可降殺即生報文為晴牆語以致後儒
 皆以報字屬嫁繼母按長大記曰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
 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踊是凡喪者必就喪次
 也出母嫁母子本天合之親而經無報文者以出與嫁皆
 絕於前夫之族子死其次在前夫之家義不往就友在室
 與夫家絕繼父為子築宮使主祀嫁母尚不敢與况能於
 母家及後夫家以別室為前夫子次乎成服變除受釋皆

無所非僅方隆宴爾不能忽加髮衰也故出_母嫁母皆無報
服况繼母以路人又絕族且何服之有子感繼父恩為服
衰期本在其喪次故異居即降為齊衰三月以身為父後
不能以恩私處十五日之祭故也繼父雖養如子然與子
非族非親故經不制服設子死於繼父家則亦當就其喪
之類已以義揆事出母嫁母嫁繼母之喪子皆當就其喪
次故射慈有如遠不得往則別為異室亦有廬與聖室其
說為能補經文之闕矣經言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服繼
父者皆為父後服嫁母嫁繼母則為父後者與在其為釋
服而祭必矣至親母嫁者實意以為三年固以依神龍天
寶之令然子於母尚思母之嫁否無增益於私恩已不為
父後而喪之盡情且以別於被出其何害乎為人後者為
其祖父母自古經以及今令皆無文愚意以為仍服本服
無疑也為人後而降其父母重大宗也女子子出嫁不敢
降其祖明有歸宗之義古唯大宗立後其立於何時無明
文固有宗子死而族人為之立後者其宗子老而自立後
亦事理之所當有大約六十閉房則可矣禮宗子_有母則族
人不服宗子之妻

不服宗子之妻是宗子之必無父可知也或既後大宗之後

而宗子自有子又或己之為父後者死皆當有歸宗之義其

不應降祖與女子子之出嫁同矣尊祖故敬宗禮別嫌明微

故降其所生而服所後之大宗祖本服期多無嫌愚謂兄

弟之親因父而得故為人後者既降其父則父之兄弟己之

兄弟因父得親者皆從而降既不降祖則高會皆不降經言

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而叔伯祖父母從祖兄弟因祖得親

父母傳云不敢降其祖者皆不降矣經大功章言為人後者為其昆弟記言為人後

者大功以上不降乎賈氏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說非也

至所後者大宗其與本服親疏不可必其所後者親屬之服

廿八上

愚謂後大宗者專為傳重其親屬如與本服相等者自各仍本服若世數已遠則以族人為宗子服衰三月而報之以緦是亦以義起亡於禮者之為禮不得以近人爭繼圖產之敵法而誣先王尊祖收族之大經也傳為人之後者為所後者弟昆弟之子若子記為人後者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二條恐有舛錯或衰周現行之事非周公本意蓋繼者唯大宗宗子安得有祖父及父哉所後之兄弟之子即如令法已是從父兄弟不得言若子賈疏舉疎以見親言外以包內之說尤不至妾母不世祭與妾祔於妾祖姑之文有礙或者偏得經義

文不足以例為人後者之於其祖父母乎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近臣唯君所服服庶子王為其母練冠而燕居左氏載莊姜以戴嬀之子完為己子秦策載華陽夫人以楚為

己子故夫人無子立左媵以班次之小記有為君母後者之名是雖庶子必夫人以為己子而後得立可知也若循為後之例而降其所生則嫌若儕所生於庶母則忍故朝祭從吉練冠而燕居則思義兩盡之制也鄭氏小君在則蓋不可之言為破漢人之謬而立此說其實妾母不得為夫人先王杜

敵之微權不係乎小君之存否也周法子以母貴公羊母以子貴之文係漢人附益以証時君者不足據也若國有大變而庶子承統其時小君若在如漢太皇太后稱制傳統者則仍為君母之子若小君不在而依托君母則近於與為人後而忘其所生是其妾母也仍三年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者也然群臣為君之母服為其配先君也君之母既不配先君則群臣自無服其以別子入繼大統者小君在則固所後之母也所生之父母自當從士大夫降服之禮而意推之故歐陽張桂之說未必盡非唯入廟稱宗則大悖而階屬有由耳徐氏讀禮通考一書世臣讀之亦三四卷便紕繆百出而置之不卒業何遂推許之至於如是耶世臣再拜

庚辰禱著一

孔子曰行己有耻可謂士矣道政齊刑民免而無耻道德齊禮有耻且格莞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能克無穿窬及無受爾汝之

實而義不可勝用未有義而後其君凡以耻者人所共受於天懷於心則為耻見於事則為義人而無耻惟利是趨無所不至是故吏無耻則營私而不能奉令士無耻則苟且而不畏辱身民無耻則游惰而敢於犯法然而民化於士士化於吏吏治汙則士習壞士習壞則民俗漓古今一理未之有改先聖昔賢未有不兢兢於有耻者也今富民出貲財使人司貿易而其人乾沒其息侵吞其本則無以自比於人不見容於同業而吏收錢漕既已恣欲浮取又復任意虧空至於襍項錢糧征而不解尤為習常而皆恬然不以為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耻之亡於吏者一矣窮檐匹婦而有外私則為族

里所鄙棄為吏而市獄與婦人外私無異也而市獄者相環恬然不以為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耻之止於吏者二矣士民家用僱工而所僱之人不能供其後則自行求去為吏而不明吏事以曠其職守與僱工而不能供後無異也然內而六曹外而郡縣居其官而不能舉其所當有事者盖比比已又恬然不以為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耻之止於吏者三矣貧民無行而為穿窬則齊民莫與共居處夫通天地人之謂儒為士而僅注意於記誦摹擬以博科第已僂陋至於科場舞弊則與小民穿窬無異也而懷挾冒籍倩鎗手打關節恬然不以為怪人亦莫有非之者是耻之止於士者四矣凡是

四者皆為爭利心勝則恥心微是故利者義之反而耻者義之源廉耻不明則禮義路塞吏與士如此且何責於齊民乎是故游惰多而奸宄出大則結會聚眾抗拒長官小則挾詐健訟魚肉良民甚至殺父兄托鬼魅惡逆不道所在而有推厥從來皆由無耻漢陳寔為鄉里判曲直人曰願受官刑不為陳君所短盜牛者為主所得盜曰刑戮自甘乞不令王彥方知之可見耻之為用原不絕於人心以陳寔王烈尚足化其鄉人又况

神聖御宇感天不旋日而風行草偃者乎孟子初見子思問治民之要子思曰利之而已孟子曰聞仁義不聞以利子思

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是故賞罰者為治之大柄今小民犯義者則加罰而行義者未獲賞是未使小民得仁義之利也善為國者使人之趨義者既有令名而又得行義之利鰥利者其名既不義而復得不利之實是故民之趨向有定風俗日厚而刑措可期也恭維我

皇上登極之初即勅停捐例又

命內外大吏將捐班嚴行攷察罷進獻貨虧欠數至不貲且復躬自厚而責人薄

俯念外官廉俸不敷辦公

飭大吏確查向來陋規之不至病民者明以予之使君子受

野人之養而可無媿於其心無患於其後直省臣工共見聖心之賤貨貴德愧勵興起循義者日增其修放利者立改其行

作人之化固可計日而成矣然捐班未嘗無人才即有不忘市道存好官多得錢之見者其為害於地方猶小惟有錢即可以得官使民心日趨於爭利而害及廉耻者實大竊謂國家設立科目求服古之士以備入官之選而貢監一途名為俊秀本以待民之秀異者使入太學以造其材故其章服與舉人生員無異然常例報捐之人未必盡係俊民至於捐職文自從九以至道府武自千把以至叅遊少者僅數十金

白口券通...
多者二三千金朝珠蟒服遍同直官銜耀問衙人不見德而
但見貨其農民力耕以奉公上者雖內行修於家自好聞於
鄉里若報捐無力則窮老岩穴無異齊民

國家旌表之例須有奇節其僅修庸行者不與且表異即及
其門而章服不加於身夫好榮者人之至情誠恐山野小民
見聞僻陋於

皇上賤貨貴德之實政未能周知尚無以革其好利之習而
動其有耻之天嘉慶十八年籌備經費案內大臣查覆每年
常例不過二百萬兩本年恭逢

恩詔開復文武官處分又奉

特旨公過不里升調則捐級者較少想尚不及前數涓埃之
項於國計曾無增損若蒙

皇上俯念風俗至重標準攸關停止常例仿西漢孝弟力田
之科修復

世宗故事而變通之

飭直省大吏轉飭州縣實力訪求農民中敦篤力作數十年
不入公門行誼為族里所稱者分別詳請

題咨量給職銜其選不必太精唯務善善從長拔十得五使
足以勸誘而已從前報捐之職員貢監日少一日而孝弟力
田得舉者日多一日小邑下鄉皆知於式則齊民深信非篤

白口秀道閣文
行勤農莫可仰邀榮寵父兄教而子弟率莫不鼓舞振作以
求無忝於

聖人之氓其有莠民亂化則有司以時鋤而去之或有至行
異材且可上膺不次詩人所頌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量如是矣蓋商賈出資以得爵命則利操其權
農民積善以得爵命則義操其權利有權則邪慝並興義有
權則忠孝踵至數年之間貴德之俗成官吏士民共以孳孳
求利為耻不以不若人自安將見罷民不能齒於鄉劣士不
能齒於學汙吏不能齒於官為民者共戒游惰以盡地力為
士者共勵名節以求實用為吏者共究利弊以卹民隱

朝廷舉其大綱封圻張其群目郡縣奉行如指利無不興害
無不除於變時雍唐虞可以復見尚何教匪之足憂盜賊之
待緝哉又况吏以虧空為耻民以抗欠為耻正供所入必能
年清年款比較近年所增且不止每年二百萬而已也耶

安吳四種卷第二十八下

齊氏四術卷第四下

禮一下

書亭林荅王山史與王仲復兩書後

與仲復書略曰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
君與小相繼沒無異以兄子為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
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亡又三十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
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為之發喪受弟而疑所服僕
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禮經免之制有

二其重也。自斬至總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為之袒免。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內則免而衰。在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非肉袒。乃無衰而謂之袒。史言漢高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今無異欲表張氏之節而報其思。不可以無服。故援汪錡勿殤之義。請為之免。既葬而除。吾豈敢如叔氏專以禮許人哉。

荅山史書略曰。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記列之詩。紀叔姬列之春秋。雖今之媵與古之媵。姪不同。然父母所愛。沒身敬之不衰。況此五十餘年之苦。

使人謂諸母為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為之受弔者。其德也。君子以廣大之心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為然。將葬及墓。當自西而上。不敢當中道。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建。事其亡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今諸母之喪。為位受弔。加於常儀。以報之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為非宜。

邑世臣曰。無異別字。山史與亭林為道義交所事。予不悉原委。仲復之書亦未見。玩亭林兩書。似仲復欲無異以嗣母禮。

白川卷之四
為張氏發喪諱言妻媵而無異質其是否於禮宗者也禮齊
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貴父之命也衰經五月章君子子
為庶母慈己者傳曰以慈己加也鄭氏申之曰若慈母不命
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緦麻三月章乳母傳曰以名服也鄭
氏申之曰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禮曰為慈母後
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亭林以無異由兄子出嗣與
妻子殊科又自明祖頒行慈孝錄後為庶母皆衰期而父妻
則無服亭林于此名以父妻則心實不安名以庶母則衰期
有令故變其文曰諸母然鄭氏諸母不漱裳曰諸母庶母也
此其意有所窮而辭不能不遁者也無異嗣父既沒而太君

猶住世二十五年是其歿也年不過強艾之間張齒正盛則
其嗣無異在張稱未亡之後可知也其入嗣也太君必命之
其父母必命之以四齡之孩提為人後揜以人情張雖賢淑
不命為母子太君及其父母之心能必張之顧復鞠育不殊
所生耶古人有長於嫂而報以母服者君子不非也叔嫂於
禮亦無服之親自令張以穉妻矢志嗣藐諸以延祀奉垂白
以盡年天祚節孝使無異年未六十已抱曾孫而亭林且必
使之不得與賤者代之慈己者同服是則予之所不能解也
推亭林之意以為嗣母也則其嗣父有己故之妻以為慈母
也則無異非其嗣父他妻之子以為庶母也則張無他子女

唐初以武后言改母服為斬
衰不問父之存沒至明皇
時飭諸服仍遵禮經故
昌黎服嫂實用母服也

故援鄭君報之則重降之則嫌之例而絕之以無服為親竭
之袒免以受弔而示擾亭林自謂善於議禮矣記曰不及知
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為父母早卒
不忍懿親之遠也賈疎申鄭以或幼小未有知識當矣今無
異既不及知嗣父母又當降本宗宜其間亭林說而不許也
且古禮有必不可行於近世者亭林故知之古人吉凶不同
制有總則廢一時之舉故喪服常為祭而屈今則自上下下
宗廟之事雖斬衰無闕也亭林之曾祖侍郎章志生長子左
庶子紹芳次子生員紹芾紹芳生長子同德次子同應紹芾
生子同吉同應生長子緇次子絳即亭林同吉早卒聘王氏
未婚守節而以亭林為嗣必執小宗絕之經則紹芾之繼未
宜通以大夫無子則為置後之權則紹芾之爵不應且王貞
其苦節實冒周公之禁而違孔子曾子之教然亭林誦其嗣
母奇節涕洟交集君子哀其志歷今且二百年未有援為殤
後之說而譏其不知禮者也何其不忍於所嗣而使無異之
忍于張至于此極耶至自述葬其祖妾于域外為得家人或
前或後之遺法豈以天下後世竟無復有誦讀周官者乎家
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
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左右以後各以其族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

與其樹數鄭氏謂居前者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王公
曰丘諸臣曰封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以例之凡內命婦之
命服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若族葬例此為法則亦必有明
文故周官于內命婦喪紀言之甚詳而冢墓獨不及者以意
測之其必如近世陵寢妃嬪同入幽宮無疑也故爵者大為
之壟非祇為等差亦以嬪御衆多懼不能容矣大車之詩曰
畏子不奔而矢之曰死則同穴墳之詩曰以爾車來繼之曰
三歲為婦蓋彼以車來是成為婦此言奔則自居為妾是妾
得同穴也記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是婢子可同穴
非殉葬非同棺則於禮不悖也投諸塋外所以為戰陣無勇

之罰以罰妾媵義無所居且張之於王可謂有功矣而亭林
必使其樞當西上不得當中道一行以此說經得毋近學儒
三年歸而名母者乎至設座期而焚之更為無据將援不世
祭為說耶則期不足為一世將以今喪庶母期為比耶則免
以葬除亭林殆亦据當時吳中士大夫之所行以為成例而
誇秦人耶至于有免而衰有免而袒袒乃無衰之謂尤不知
所出喪禮凡言袒非執事則將有所變與襲對不與衰對也
禮疾既廢牀男女改服鄭氏謂當有賓客來問病亦朝服
主人深衣復而不返曰既卒主人袒括髮襲纒而免三日大
飲又明日成服乃衰而着喪冠是免時故無衰矣啓殯之後

未葬之前三虞卒哭皆免而散麻鄭君謂喪自卒至殯自啓
 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日數亦同賈氏申之曰啓日朝禴同
 小斂之奠明日朝祖同大斂之奠明日乃葬主人主婦變服
 亦同於未殯唯君弔不及免時主人雖免亦散麻鄭君以為
 為人君變自若絞垂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故孔氏疏復
 殯服則引雖當免必免之經注以申之而定其服曰直經免
 布深衣又言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為免之節
 自始死至殯皆免啓殯又免以至卒哭皆如始死細繹經記
 及鄭君孔賈之說是凡言免則無衰也凡當免大功以上為重
 成服則緝麻經所謂絞垂也啓殯復見棺故變服如始死以
 致哀痛卒哭則脫經于廟門外而受葛不復麻唯異國君有

難當作

於葬後來弔者仍免而不散麻雖尊人君然哀痛非見棺此
 注所謂自若絞垂也己君斷無葬後始弔之理故經云諸侯
 弔而弔難已葬主人必免以別其非己君也大記云君弔則
 復殯服與小記雖不當免必免正是一事君雖有當葬之弔
 然其時正當免耳鄭注曾子問共殯服曰殯服謂布深衣直
 經散帶垂孔氏據以疏復殯服唯恭用小記不散麻為說此
 承殯而為言也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鄭注葬服大夫
 不帶帶垂則承葬而為言也成衰則絞垂經有明文是散麻
 不以加衰則葬服即殯服矣檀弓子弓昇而葬乃天子諸侯
 服接神之禮不達于大夫士已士虞禮祝迎尸一人衰經奉
 篋哭從尸鄭注一人主人兄弟喪服記小功以下為兄弟小
 功為輕故以輕者一人服衰經奉篋特著衰經明餘人皆免
 也小記總小功衰卒哭則免故孔疏小記引崔氏喪服變除
 將葬男子免婦人髮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謂彼雖
 準約經記為說而不取其乖僻蓋崔氏所準約者三事一子
 記父母之喪既引及途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鄭注改服
 問父母之喪既引及途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鄭注改服
 相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服色至尊一喪服記改
 葬服總崔以為葬如喪服之據不知啓殯免者為無飾以從
 重小記言其葬服斬衰者不以母喪色父故用斬之直經免

以別于齊衰之免布故云斬以明之曾子問改服專重括髮為始聞君喪應雞斯然為鷄斯則疑于自吉故者括髮明不以父喪包君而類及徒既披上衽之常禮耳若葬時非布深衣則此服從何忽至故唯以徒既披上衽為變矣至記言改葬是其除服已久唯見棺不可以吉時事故用五服之輕者以別于正葬之免凡此皆崔氏之拘文法而不能旁通曲達為說其義故冲遠斥為乖僻若亭林以袒免若漢高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是正其名為共主則正應五服之首所謂諸侯為天子者也三軍編素而謂漢高必無衰乎且發喪必依始聞之禮是正未成服之免而袒以證親竭又何疏乎再母黨之服今令除加舅為小功外皆與禮經同嫡庶無別也而令注云庶子為己母之父母服若其父母係屬賤族者不在此列此其說出於徐乾學讀禮通考乾學亭林之甥一皆本

其舅說亭林嘗論庶子母黨之服載或難以賤族豈可制服而解之曰以族賤故使其子不得為服是其父之過也余謂其父則亦何過之有妾之賤以奉君與女君非賤于其子也其子服外祖父母舅若從母非服其賤族也三吳紳士當明之季世豪縱驕淫姬侍充斥常恐外畜以毀家故絕其母族偶有通往來者亦不齒以重折辱之使妾不得父母而子不得父母其父母而子不得外祖其母之父母不奪人親之謂何故近日士庶猶有念一本之誼而戚其所生母之黨者至卿大夫家則絕無其事所關乎人心風俗之淳漓者至鉅而亭林實階之厲亭林於順治癸巳甲午間以其家舊僕陸恩

薄其中落叛投里豪遂擒之數其罪而沉諸水亭林懷精衛
之志守狙伏之身乃不能矜一附炎之僕幾陷大戮非溺于
平昔豪紳之聞見乎是不能不為亭林深惜者矣

與秦學士書

易堂先生學士閣下適趨謁寺中以敬避慶邸未得盡言稔
閣下明晨入直故敢奉書陳委曲閣下未至都之前邸抄見
三事所係至重大而閣下到時世臣言未及之者以閣下去
位久未審

聖明委任之意若何及摺入即

召一日三接

虛中垂問待若神明閣下危言讜論駭人觀聽而旬日間所
言見用十已四五

明良契會千載一時閣下辭少宰之殊榮就書房之散秩又

蒙

優免門單上直請

見不拘定時並

命有所陳說不必具摺即用竹紙以行草寫進種種

曠典百年來所未聞見則是三事者固非閣下不能言而閣下尤不可不言也閣下明晨為入直之始而進

見之第二次也所陳三事更不可遲唯閣下詳繹審聽而採用之天下幸甚一事大阿哥於大祭後與都中羣臣士民一體釋服一事惇瑞惠三邸班次居大阿哥前一事三邸蟒袍仍用明黃色世臣一見邸抄即說素知之戴伯二相盧冢宰

吳少司馬諫阻皆以為大阿哥以孫為祖本期服

國制期服止穿孝一月三邸為大阿哥尊屬分藩後仍用明黃蟒袍此

皇上之孝友冠絕古今者都中士民莫不欽感世臣嗒然若喪專待閣下閣下謂此何等事而廷議波靡如此以一介布衣踐食之戴不能自己况在閣下夫長子禮謂之正體於上鄭志云天子之服皆斬且

大行皇帝止有大阿哥一孫而使下同都人士并不得比治喪儀諸大臣猶伸百日之孝乎然大阿哥釋服已十餘日事無可及矣至於阿哥班次在親郡王上者所以明正統之尊

今使三郎服明黃序大阿哥上豈不近似左氏所謂衣服禮
秩如嫡者乎禮者國之幹用行政皆其枝葉所言三書似
於政體無所侵損而推究其極與誤用一人誤行一政有所
侵損者其輕重則相萬矣如謂

聖性孝友不欲疏弟而親子則從前

皇上居潛邸中與儀成慶三郎班次何若與儀成慶三郎服
色又何若耶閣下明晨造膝所宜援據今古極論終始引大
體慷慨摠回
天之力此固
國家莫大之政而亦閣下莫大之責也閣下前侍

經筵一日

皇上見

大行皇帝御製有我朝朱文正千古揚光輝之句艷述於閣
下而閣下以為師傅光輝之盛衰常視政治之得失漢明皇
寵遇桓榮待以不臣而史臣持論尚以為學不為己恩榮其
可恃乎閣下此言天下傳誦今身履其地矣當何如振興奮
發以免天下後世之譏議耶而惇瑞二郎托體

聖母

殊恩已行難為反汗閣下當言臣出即具奏
皇上痛加駁斥臣堅執成憲至再至三

白門券選附文書
皇上乃以上白

太后而行之則

朝廷無歉友于之恩而閣下不曠舊學之職矣至於委婉具
牘世臣能任其役天氣漸寒伏惟珍重不宣

書貞珉錄後

補孫以其母氏林太孺人年譜乞言當代集其尤得十八首
為貞珉錄鏤版行世又屬其友涇包世臣書石以永其傳近
世人情簡側副故姬侍鮮能自安義命而人子尤深諱之傳
曰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為賤通
典曰身為國君母為妾庶子孫所不忍國人所不安是以先
王致嚴於並后匹嫡以杜敵本復立母以子賢之條而後禮
與情并得其宜太孺人之於鍊也恭城君正室以虛太孺人
復以淑惠宜家稱於閭族今法禁妻在以妾為妻妻不在則
無禁也是雖升為再繼稽古核合固未有譏恭城君為非禮

者矣而太孺人孰不聘明不升之義恪守初命祁孫昌其母
德事亡如存是母是子賢於古人遠矣爰謹繕為四卷每卷
虛首行俟祁孫乞翰風以八分標其檢錄中文以子居作為
健廉悍矯捷不可控勒銘詞尤奧行質厚惜其雄於文而踈
於學也其言自春秋時以妾為夫人皆其君夫人之然其端
必由妾之自僭始太孺人之志以為強附禮之變以求榮不
若退守乎禮之常以去辱於以成恭城君之賢其推測賢母
用心可謂善而豎議尤洞微察遠足以嚴未然之防至其謂
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嫡升於嫡其嫡死不更立者祭宗
廟則攝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為夫人如聘嫡未往而

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其嫡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
君者不得為夫人如次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
嫡防篡殺也太孺人不及事女君然而非嫡姪敬又質之禮
士妾有子則為之總此不必嫡姪而可比嫡姪然則太孺人
殆可升於嫡者是則割裂經傳為無稽之說非所望於子居
也左氏穀梁氏皆人君不再娶嫡死不當更立祭宗廟攝其
事謂之繼室記所謂攝女君是也公羊則有嫡夫人死嫡升
於嫡之說是國君雖不再娶而夫人可更立與左穀異義按
白虎通謂嫡可升嫡而經不譏者據紀叔姬之書卒葬然叔
姬卒之傳曰從夫入行待之以初夫言從夫入行是猶攝也然

則公羊與左穀師法故無殊矣子居乃創為及事未及事兩
例何其汰耶考伯姬以隱二年歸紀叔姬以七年歸紀蓋待
年也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是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
侯葬紀伯姬十二年叔姬歸於鄆二十九年叔姬卒三十年
葬紀叔姬夫伯姬以三月卒而齊侯以六月葬伯姬是紀侯
大去遲則在五月耳夫人在堂又加以師旅而即自立其娣
雖周衰禮廢亦不應如是之速或紀侯大去之後立叔姬為
夫人挾以奔魯為萬公耳鄭伯姬雖亦有升嫡之文則又媵
而非娣是則班氏據經不譏叔姬以立不敢以卑賤承宗廟
尊大國而立其娣之說已為不善持論而子居又據班氏說

以為未及事可升之証則叔姬事伯姬已閱二十七年之久
情事正相反矣至所謂嫡未往而死媵繼往者似據班氏嫡
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伯姬卒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以為
說按班氏此文本有脫爛公羊僖九年伯姬卒傳曰已許嫁
故用諸侯夫人禮書卒十四年季姬遇鄆子於防使鄆子來
朝以請已十五年季姬諫於鄆十六年鄆季姬卒十九年鄭
姜人執鄆子於會何氏謂季姬本許嫁姜以淫泆使鄆子請
於魯二國交惡痛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此亦不言是伯姬
之媵娣據公羊家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以姪娣從

大夫

者所以妨嫉妬重繼嗣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故二媵皆先來
 夫人之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晉人來媵雖後期猶
 先來魯唯僖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譏魯曾於齊媵之先
 至者而豫廢楚女要之君既不求媵則媵名不先達可知嫡
 未往而死媵繼往為代嫡行乎則不待夫家之升若仍姪娣
 耶則無所從其為不當往審矣况公羊立子之說嫡無子先
 右媵次左媵乃及夫人姪夫人娣又次之故二媵及夫人姪
 為貴妾夫人娣與二媵姪娣五人為賤妾是即升嫡亦不得
 立娣也子居以士服有子之妾得同夫夫貴妾以證太孺人
 非姪娣而可升記曰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此正娣

不得即攝之證若以娣攝則先女君之黨即其黨耳夫國君之
 禮在古本不通於大夫士况議禮於今日士庶家而引古人
 君以為說又憑肌舛謬如是乎子居世臣所嚴事惜從前未
 見此文不及面諍故備論之以無誤學者又別文多有稱太
 孺人為祁孫生母者父母者生我之專名不能別加稱謂非
 生我父則有繼父母則有君母繼母慈母乳母經言父在為
 母父卒為母其以人君之尊厭母服至五服之外大夫之尊
 厭降母服至大功者則曰公子為其母大夫之庶子為母可
 見士庶之子無論嫡庶皆統之於父在為母父卒為母之二
 文矣鄭君曰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
 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賈氏申之曰期章之父在為母

不可云士之妾子為其母鄭知者推究其理大或曰經無為夫厭降為大功士無厭降明如衆人服期也

君母服之文疑所謂為母者在庶子則斥君母然經言繼母

慈母如母又別言為君母黨則君母之服可知故不專見也

其以出後大宗而降期者則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疏家著

本尊之文是如禮家之言妾母乃區別文法以便指斥非人

子之稱也即移父母之服以服所後之親以重祖統然亦不

加父母之名以敵所生雷氏明為所後父五字之說是以無可斥而為此稱賈因生妻即後人之

母之說俱非古義漢書張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後宣帝追思賀恩下詔曰封賀弟子侍中彭祖為陽都

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晉書凡為伯叔父後者傳中仍稱伯叔父可見漢唐皆無嗣父母之稱昌黎薛助教志云父播尚

書禮部侍郎即命君後兄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尤可証也且非唯至親為然也雖

外姻亦如之小功章為外祖父母總麻章為舅皆斥所生之

黨不分嫡庶也其從服則云君母在則為君母之黨服君母

不在則不為君母之黨服至君母黨服小功章則云君母之

父母不云外祖父母也總麻章君母之昆弟不云舅也言昆弟則

男女皆統經文從母二字係後人誤加不然昆弟既不言舅而姊妹仍言從母是自亂其例也既母矣而加

言生雖從倍於文為不辭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亦備論之

以質諸天下後世之善言禮者

代丁憂江蘇臬司裕魯山具稿

為敬陳管見請

旨飭議以光孝治事竊惟喪服一經管乎人情又有小記大記四制間傳諸篇為之義疏然後知古先聖王制禮之原所以使人心得各即於安故曰禮自中出也及唐升母服為斬衰前明升庶母服為齊衰事出隨時義本從厚是以沿襲至今未之或改故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又曰養生者不足以為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父母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孔孟遺言彪炳百世童蒙肄

習淪決骨髓而臣伏見現行事例漢員無論內外大小文職
遭喪皆去官守制扣足二十七個月不計閏起復旗員文職
京官遭喪者穿孝百日後進署當差扣足二十七個月不計
閏起復其外官遭喪則去官回旗穿孝百日滿後道府以下
回原衙門行走每年十月開單請

旨分別內用外用督撫藩臬穿孝百日滿後則自行具摺請
安若蒙

簡署亦扣足二十七個月不計閏起復由部

題請實授唯漢軍任漢缺者丁憂始得照漢官例開缺終喪
是旗漢既屬分歧即旗員亦未畫一若急公奉上之誠漢員

應亦不後於旗而創鉅痛深之私旗員又豈獨薄於漢推測
例意或係

開國之初各旗生齒未繁四裔尚有不靖政務緊要人少缺
多以故權為此制習焉不察方今

六聖相傳重熙累洽孳生十倍英才輩出從前射生之家亦
多託業詩書進身科目各衙門候補候放旗員大都已苦壅
滯且萬里無纖塵之警百室有盈止之慶更非有必不得已
而出於奪情之事者也然而率土臣民幸際禮明樂備養生
喪死莫有遺憾唯旗員遭喪獨不能盡禮伸情揆以同心難
免隱痛且官無內外職無大小皆有應辦公事治文書檢例

案研究情形細入毫髮尚未能事事允當况人子居喪哀戚時至悲來填膺常若昏瞶雖當查核文案之時莫不抑情黽勉然或有所感觸不能自禁則一時之疎忽錯謬似難保其必無至於甫及百日哀情遂斷衛之孝道不為無歎夫教孝即所以作忠事君必資於事父是百日後即使服官不惟入子不得備盡其心實於一切公事更滋窒礙臣愚昧以為因時制宜可否使旗漢一律於終喪起復後再行服官庶使人子哀戚之情得伸而公事益昭詳慎合無仰懇

聖慈俯念罔極之恩終天之恨旗漢同為人子諒無殊情

飭下大學士會同禮部詳議施行似於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之教不無少裨臣在署理江蘇藩司任丁親母憂現已百日孝滿例應泥首

宮門恭請

聖安而以積哀致疾不獲匍伏

闕庭除具另摺陳請外謹舉管見所及冒瀆

宸嚴伏乞

睿鑑謹奏

旨

答張南昌問能否歸宗議

來問略云寅已故祖父郡庠生裕淮生有四子長為已故
邑庠生同椿次為已故嘉慶辛酉科舉人棟發候選知縣
棟即寅之所後父又次為告病回籍浙江大學巡檢森又
次為邑廩生傲彬即寅之本生父長二兩房未有子嗣三
房生寅嫡堂兄開運四房生寅及胞弟已故縣學附生開
第四兄弟俱貧鮮立雖皆覓館養親不私所有實屬各
治各生並非有財產分異本生父見二伯父母生一子而
殤年既近大又長年外出憂鬱幾致疾本生父即云二兄
嫂母以為念當以長子寅為兄後時寅年始十二歲而本

生父母年俱未及四十及嘉慶十四年二伯母病危本生父即憑族命寅出繼為嗣母成服服闋應試即以嗣父名列入三代入學嗣大伯父亦年老無嗣惻然為憂本生父遂又以胞弟出繼後嗣父身故寅遵例丁憂及以進士官戶曹遂迎本生父母入都就養而開第與寅皆未有子惟開運生有三子于道光六年開第身故遂遵例以開運次子傳順為開第後奉大伯父祀寅亦繼開運第三子傳和為嗣及外放知府本生父母皆就養江西原本生父母之心本發於孝友至誠故以親生之兩子出繼毫無貲產之兩兄且復撫之教之以至成人數十年雖未生育他子而

絕不以無嗣之故稍形辭色寅自歷職中外日侍本生父母雖各強健私幸期頤可祝而人生不百年偶一念及萬不忍言之一時不能不為之通身汗下心疚若割在都時嘗與通貫禮經及明習例案而身在禮部者商榷歸宗之事僉言禮不貳斬既已為嗣父母服斬矣歸宗後又當服斬是二斬矣生前孝養本無二致降服例亦去官仁人孝子心有所不安則私為之終三年之服然後出聞前人有行之者律云若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今所養父母無親生子於事實格礙難行寅心終不安先生明禮習例不知此生此世能使寅得歸宗以遂

烏私否如蒙示悉幸得有成生生世世感且不朽
議曰此事必原經而貫例乃無窒礙世臣按之儀禮不杖期
章昆弟之子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夫報服不施于至親昆
弟之子與出繼之子獨云報者所以尊大宗之統故言報以
遠其子原以別嫌明微尊祖收族所關至重也來問出仁人
孝子之忱且事有區別敢不竭其荒落測例研經以答盛意
世臣恭按

欽定大清會典細研禮經而知宗之必當歸與請之必能聽
謹查會典刑部事例開載同父周親獨子准其承繼兩房宗
祧一條係據乾隆三十八年議准纂脩原議云大宗無子小

宗止有獨子而同族實無可繼之人不可令大宗絕嗣俟小
宗獨子生有二子過繼一子為大宗之孫倘獨子並無所出
或僅生一子則當於同族孫輩中過繼一孫以承大宗之祀
如此明立科條自無控爭訐訟之患等因又查會典
宗人府職掌內開載如生子先已出繼無嗣者准撤回承祀
不得另行入繼如奏明過繼者亦准奏明撤回又戶部旗人
撫養嗣子事例載凡撫養他人之子為嗣歿後其子本生父
母年老乏嗣仍令歸宗各等因查

天潢事例固非士庶之所得比擬即旗漢亦時有殊異然父
子骨血至情至性無貴賤一也其所謂不得另行入繼者以

另行入繼則所後與所生兩宗承祀皆非骨血故撤回承祀其先前所後之宗自必別議應繼至原議所載俟小宗獨子生有二子過繼一子為大宗之孫至止生一子則於族人孫輩過繼以承大宗云云是即一子兩祧者止以孫繼大宗已身不得自絕本宗之明文也按儀禮斬衰章為人後者正義曰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父闕此五字者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禮有為祖後為曾祖後之文是當日

廷議過繼一子為大宗之孫正據禮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也至禮經所謂不貳斬者二皆見不杖期章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持重於大宗

者降其小宗也一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傳曰為父何以期婦人不貳斬也未嫁從父既嫁從夫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婦人不能貳尊也據此二經為明男子為人後女子為人妻既持重則當降本之義耳非謂人終身不能持斬服兩次也古禮惟父服斬今母亦服斬矣古為君為長子皆斬何不貳斬之有况嫡孫為祖後者為祖服斬先必服其父不杖期章傳所以謂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也且女子子在室為父服斬禮有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文注家謂有故為遭喪及其出室之後不幸而遇夫喪豈以在家曾為父斬而遂降其夫服耶又子嫁反在父之

室為父三年禮女子子無夫與子則反在室反在室為父斬其始也無夫已服斬明矣經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歟若不正歸宗之名而他日擅服其服以盡私恩則正禮之所謂貳斬耳至律言若所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係蒙上文養同宗人之子所養父母無子所生父母有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以為說及者因類而推若言或所養父母有親生子或所生父母無子皆聽還歸宗云爾非謂所生父母無子必所養父母有親生子乃聽還也况閣下已有嗣子本屬祖父之親曾孫所後父之胞姪孫以為所為後之孫與古禮為祖父後今例孫輩中過繼一孫以承大宗之祀之語無不昭合者耶閣下前此出繼既非垂涎貲產所後父母俱已服喪三年而所後父母與所生父母又俱已恭膺

單恩是此歸宗之請既屬無所規避亦後無所覬覦若不及早正其名稱則所生父母本有子而終無嗣揆人子之心實為萬分踴躍應即瀝忱詳請咨達迅速定案非唯閣下得以自遂而日後有似此者得緣為例于世風禮教所係實非淺鮮謹議

陳情得請編序

道光戊戌五月朔世臣再至豫章謁桐城張子畏太守於郡

白門券遺文卷之二
齋太守曰前年奉吾子教詳請歸宗一案已奉吏部覆准兼
桃現在得正父子之名異日得盡父子之禮已將詳咨各稿
彙刊流布而顏之曰陳情得請編吾子其為我序之世臣受
讀卒業喟然歎曰禮樂之設管乎人情人有禮則安禮先王
未之有可以義起亡乎禮者之於禮其動也中太守斯舉當
之矣先王立大宗以收族族人為之行高曾之服而輔以四
小宗使天下萬世上知尊祖下得親親不能必大宗之皆有
後也故立重降之禮曰大宗繼然夔相之圃以與為人後見
屏者至半堵牆則圖產爭繼之薄俗蓋不始于後世矣後世
宗法既廢而小宗支子悉得立後考唐典有絕產入官之制

則其事殆始唐之季世雖不符重降之義要亦民德之厚也
然古經但曰為人後者若子不於所後加父母之名以自絕
所生雷氏倡議曰當言為其所後父賈氏申之曰妻即後人
之母賈氏又疏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曰既為本生本生二字
甫見於此要皆禮家強名以便斥言非當時人子所稱謂然
終不及鄭氏於所後之親一親字之為得也按漢書張賀有
一子早死無後後安世小男彭祖宣帝追思賀恩下詔曰封
賀弟子侍中彭祖為陽都侯謚賀曰陽都哀侯晉書修于唐
初凡為伯叔父後者傳中皆仍稱伯叔父韓退之誌薛助教
次其世家曰父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為尚

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九為顯至宋儒斥濮議為邪說近世遂有反稱所生為伯叔者矣顧亭林先生為二百年言禮之宗其嗣母嫁殤亭林篤於所後為近人稱所後為父母而稱所生為本生父母者所由昉故世臣嘗謂士生今日而為人後雖不持尊祖收族之重誠不能不謂所後之親為父母然當正名之曰嗣父母而於所生則仍稱父母以符經意而安人心蓋父母者生我之專名似不宜加稱本生以自抑疏也人心不古惟利是趨非唯圖產爭繼之訟遍天下其飾繼以規降服而達利達者所在有之此誠為人子者所不忍見不忍聞不欲以污齒頰者夫仁孝之心來自秉彝熟讀是編其亦可以

油然而生矣道光十有八年仲夏之望安吳包世昌書

答蔣清江書

矩亭二兄同年閣下十四日奉手書傳本府諭謂弟初九日在郡隨同接

勅諭哭臨畢上院獨不肯更服入謁徑索手版回縣學使聞之甚怒十五日起馬按袁州取道新喻斷不可再持服出迎學使初八申刻蒞郡知

勅諭瀕到即在舟中着朝衣上岸謁廟畢進院院中所備藍色鋪墊悉發出更換紅色次日開考印卷皆硃印點名悉用硃筆是其性忌持服若必再遂其性殆將不利云云

此本府與閣下曲加保全之苦心弟豈木石竟無知覺耶
唯弟前聞二月晦日賫勅使者宿落花距省四十里省
中大吏當以三月朔哭迎江濱而初二係撫軍生辰壓使
者於沙井至初三乃渡江記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
也故資父事君則事君資母豫章按兩次按拒母是固無所資
新建又襍流不足責南昌亦復敢於違惡弟故移書切責
之令弟若以學使怒故敢犯不韙釋服遠迎不亦進退失
據乎且學使之不快於弟以糧道見弟去冬收漕遵例禁
斷浮勒因不敢收漕規學使與糧道兒女戚也故為初次
暗勅遠在

母后大事之前弟既不敢脫民以饜上欲况敢欺
君以避上怒乎十七早學使船到第率文武白衣冠迎送
並遵例不出郭學使辭以疾不見亦不泊舟差事尚為簡
省遠承照拂謹以復謝並乞代謝本府附承日安不具道
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世臣頓首

費之

費之

費之

費之

安民四種卷第二十九

齊民四術卷第五

禮二

說課績事宜 說儲下篇之三

今課丞以民不詐訟衿興于善為上案無滯獄學少劣衿次
 之能決疑獄能擊豪奸專指在學者次之聽斷無法多積詞訟教
 導不明茂養奸劣者為下 典史以壯快技精盜賊罪得為
 上城市嚴肅輸作均一次之反是為下 巡檢以盤詰嚴明
 截獲逸犯撲得奸民者為上弓兵技精聽鄉里小訟情得者
 次之反是為下 今自上計依所主事件條其施行之狀及

擊除奸民為地方害者

如紳富武斷棍惡把持市僧居奇滾

橫高竊保娼四國訛陷搭臺喝散挾和命盜亂并課察屬合

逆大索得自廉訪者其經告發者仍歸聽訟例為計于封印日上之郡郡受縣計先課其僚畧如縣課縣以

保甲脩明長正得人圖籍詳切漸致盜竊姦拐期功親屬師

弟相爭訟弭息者舊竊多獲舊案多結獄詞較舊多減已結

未結案無上控

控案無人在該吏案控吏胥者訪除奸民

遷之屯伍收籍城市無賴村里強丐分別束以輸作察得不

孝不友為尊長含隱日久驕恣不悛分別正其罪狀者學政

修飭興舉行學無抑無濫使地方惡習漸消者申明制度懲

創驕奢使不至貧富相耀以致失時失禮等威有辨以寓激

勸者講求水利使旱潦有備興一切樹藝紡績之利本地可

行而人不知者教勸勤懇畜植滋茂以盡地力人力者約束

快無敢滋擾教練技伍閑熟精強者率屬轄吏有好必發有

善必獎賞罰敏當使人勸為善者存恤無告經畫有法不致

流離道路者皆為上保甲修明訟獄差減聽受如法判斷無

留在控奸猾無有漏隱在案惡逆無有寬縱整肅僚史約制

胥役不致滋擾行伍技勇亦差可觀命盜重案即時勘驗洞

得情實不至牽累良民拖累宿案廉訪摘發使罪人斯得雪

白冤民勸勤飭惰使民樂于本業秉公考校不使奸劣玷廁

庠序勸課有方使民急公輸將如限不累墨胥花戶者次之

奉行保甲不力舉正長不如法登荅上司尚不能舉長正之名與其優劣及該縣山川險易水利原委保里饒瘠廣狹風俗美惡民情所疾苦者巡視騷擾並胥役下鄉不如法失察及知而故庇者獄訟煩興不如限聽判及聽判不得情者大獄牽累多人及輕易用刑者于地方篤行君子及奸猾小人全不聞知及知而不加懲獎者當勘驗事不即時履看者胥役技仗不精及服杖鈍弊者勸農無法地多荒蕪桑榆凋零家無畜牧致百姓饑寒者廢疾孤寡窮老無依不加存恤使流離滿路者無賴惡丐不加收束使滋冗橫者驕奢違制不加懲遏敗壞風俗者考校任意致失真才或專取文學致廁

入無行者僚史胥役有犯隱庇者盜竊絲多十不獲五而預避考成勒和匿盜者辦理大案意恐干連良民不能洞察事情致有漏網轉滋奸習者勸課無法使民不急公輸將專恃比較濫刑滋費者課計僚史敗壞不得其真出入至三等者為下正月上旬郡以空白計上之藩司並以計專達吏部夫課司藩司受府計課府首課上計課績得實餘畧如府課縣法惟課戎政從兵律以開印日彙全省長貳績課為計上之吏部凡課下無抵者俱奪職其有贓私酷惡任意出入人罪侵盜主守及疲憊不任事者該長官俱即時劾遊員接署不在歲終課計之例三年則各長吏并計其僚屬治行進

退以九等殿最之通核三年政行日進其殿四最六殿五最
 五與無殿最而治理粗明者為八等即歸無罰政行進不
 常殿六最四者為六等奪三級殿七八最三二者為七等決
 奪一級政行日退殿九最一者為八等決奪三級殿十無最
 者為九等奪職殿二三最七八者為四等加一級殿一最九
 及最多無殿者為三等加一級加級衣冠一龍准其服用凡
 化成善俗為上最裕植民生為中最剖決疑獄擊去豪強緝
 獲要犯每一事為下最其公罪至笞五十者為一負三負為
 一殿杖八十為一殿杖一百為二殿公罪議殿止徒二年為
 十殿課僚屬一人失出入一等者為一殿以入等為六等以

六等為入等者為二殿無殿最多而有中最者為二等加二
 級衣冠一龍准服用食加級俸或擢升一級無殿最多而有
 上最者為一等擢無定法凡無中最者不準上最中最一抵
 十殿上最一抵三十殿終年聽獄訟緝匪竊征收錢糧無奇
 能亦無誤失者量叙一最其課最入三等者私罪徒一年以
 下公罪盜犯頂參要犯失防越獄準抵改為五等入二等者
 私罪徒二年以下公罪要犯在解逃失正刑失檢殺人正刑謂當
其罪而刑準抵改為五等入一等者無定法 凡藩司到任
具遵度者限二月內查清圖籍及訪問僚屬究前任得失之概即偏巡
 所轄見各長貳文武官員問其政治所先與地方果否切當

白門券
及召各鄉耆參問得失觀其城市鄉里幣穀貴賤風俗奢儉
闔閭貧富畜牧盛衰即時登記冊籍于閱編回省日彙上吏
戶兵三部約陳該地習尚應如何補偏救弊孰先孰後之概
以憑參驗 府到任限一月外即徧巡所轄回署上之司如
司上部法 縣到任限一月外即徧巡所轄詳考得失上之
府司如府上司法 凡藩府巡轄俱備簿自記見聞所親及
爭各處治否各官能否詳載問勞登答之語以脩參核歲計

答錢學士書

學士閣下日前與友人論直隸秋試文而閣下為言場中校
文之法惟以規撫近科詞調為入彀其恪守程度詮說名理
者則與主司所求相背而馳特以賓客沓至不盡所言繼奉
手書其說尤詳良以世臣久困場屋思所以變更之以當一
夫之目誠閣下垂念舊識相愛之盛意也雖然言為心聲人
心不同各如其面世臣雖力學其能自變其面以似閣下乎
畧陳固陋伏惟裁察世臣自七歲從先子學為文十歲而嗜
崑山之年十三讀崑山遺集而善之遷習其法又以崑陵
崑山之文出于廬陵者山遂變而益上以至成童願盡其窾

曲郡邑長老皆嘆賞以為取科第如反掌也世臣私念得科第則當入仕深恐以雕蟲無用之學殃民而自賊遂潛心研究兵農名法治人之術及弱冠所學篇成又恐古今異宜方策所載容有古人成迹不可推行以見諸實事者乃遊學四方西溯岷蜀東登海嶠南渡章江北涉大河體察人情之所極風土之所宜證以傳記殊不相遠然而訪問政事則治民之官星羅密布而其為治之方率與古大殊古之為治也民與官相郵今之為治也官與民相嫉古之為治也撫良以化考今之為治也結莠以虐良世臣竊怪同此人同此心今日之官皆昔日之民何以為民則既嫉其官而為官又復虐其民或者文法拘滯古人惠鮮懷保之政施諸今日竟爾窒礙遂必遊幕觀政曰其事既久以情就例務求其平則今之令與古之意亦復並行無悖然後所學之卓然可用乃求舉以為入仕之基六舉而後獲解又被放于禮部者七然則世臣文成而後學政政成而後求舉其至今不得者是在彼蒼之意而非斯文之罪也亦明矣世臣少讀晉山答謝民師書載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布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因記其後曰布正無棍徒攔行霸王則物價平而珎貨至文章固有定價妙僧截市精美何益永叔子瞻身充官牙老誠殷實不知奸牙朋克良貴也是故非塵腐斷爛則不

可售者乃不遇者怒詆主司之陋詞而閣下由主文柄竟以此爲教何其肯居負下而貶損道德之不遺餘力也兩股共用珠十四顆耳然必大如胡荈值常至四五百緡近糖之最盛者名滿剡紮額鬢過橋實簪雀釵十二股垂珠三十六塗皆負白光耀左右冒耳門迤後漸長當腰脊然其質則搏黃蠟而裹魚白以較七子釵之一股曾不足當什一下里小婦雖以此自銜然其價值豈可誣吳市乎猶記廿餘年前閣下曾自命良賈矣今幸司牙估乃欲退沮馬木難而進瑜石魚目閣下輩行較前徒從較衆一唱百和是將使獻琛路絕而嘉穀失蔭也豈不殆哉吾鄉董小植編修績學士也自以羸怯不任勞遂罷考差一昨于陳秋舫修撰所晤鄭朗如編修聞其言論云閣中每得佳卷集同年四人相商榷然其引用書籍不能舉出處者十仍五六自矢下而且不考差力誦讀三數年董君自度精力不足以稱職鄭君以他日未嘗學問爲憾皆得君子之用心何閣下之羸怯既不亞董君而持論又善與鄭君爲反也明春閣下大都得分校惟願有以更前說毋使明月夜光悉遭按劍幸甚幸甚世臣雖在都候試然不得失擾亂枉已從人守之三十年爲流輩所共知閣下其勿得以馮開之舊事相猜矣天寒珍重不宣

却寄戴大司寇書

金溪先生司寇閣下撤棘後荷蒙枉過索取領回敗卷藏之

懷袖

世臣

語次及長洲宋翔鳳于庭黥俞正變理初歸安凌

塋厚堂陽湖趙申嘉芸酉試卷咸出

世臣

上閣下詢悉住址

輕身以先遠則廬陵近則大興藝林佳話至此而三

世臣將

歸分俸資膏秣又枉送作竟日談咨嗟嘆息若不自勝夫以

世臣辱知之深且久而被放是亦足以厲躁進之俗適當無

之用矣况荒落之餘本無可採錄者即使道如退之文如方

叔敬輿子瞻斯有前事何閣下悔憾之深耶原夫科目之設

所以網羅天下人材分資治理而僅決以一日之文是雖使

小傳述學文利
前明名家自黃子澄迄黃淳耀皆登道光壬辰之榜於治道
何增即獲雋諸君子文盡塵腐能薄於治道復又何損方今
幅員萬里治安且二百年而人心岌岌常若無以自存歲計
常凜凜若難予為繼其病果安在哉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
四維禮義見於事廉耻存於心則廉耻尤禮義之本也訟獄
者萬民之命而有司以為市正供者聚人之本而有司以為
利甚至疆場告警河防為災而自大吏以及在事人役莫不
趨之如鶩豈真忠義憤發輸忱自効哉乘危搶奪不忍為方
然則民生之所以日蹙國用之所以不支者凡皆廉耻道消
見利忘義之所致也近世用人雖有三途曰科目曰差使曰

捐輸而差使捐輸兩途究不敵科目之廣而且重進士每試
放二百餘員工者立隸侍從其下乃膺民社大都一榜之中
任監司當方面者不啻百人假令每試得有耻之士四之一
約以十年則中外有司能自愛者且數百人矣君子之道有
不長

仁聖之澤有不究者乎夫周孔之書儒先之說舉子皆童而
習之學官所布無非遺經正史即八比小技亦有

頒發程式要以清真雅正固未嘗有束經史不寓目祇揣摩
近科墨裁數十篇摘句套調乃為入彀之令也其坊本經題
策略並在禁例而閣下謂今年中式之士後場條對語卷卷

相同誤且同誤其為懷挾抄寫無可疑者世臣自領薦預試

十有一次矮屋相比莫不攜有細字小本可信其無懷挾者

唯陽湖張琦翰風吳沈欽韓小宛及亡弟世榮并世臣四人

而已而四人者皆在被屏之列其得手者可知也世臣前曾

假看鄰號之書翰風呵之曰他人冒險懷挾而吾子坐享其

成是何異盜賊富主也非君子所為則謹謝曰後此不敢令

聞閣下言不得不致慨於冒險之易為得手矣夫學則古昔

文守矩範士之榮行也懷挾坊本規撫時墨士之醜行也凡

在佔俾共服此論然醜行之近於利祿途也久矣而有人焉

言行相顧真遇合於度外是必其廉耻較厚焉者也異日有

不剝民以肥家不虧帑以要上者必此子也若其趨利途是

趨不愧不怍甘從醜行是必廉耻較薄焉者也異日從政吾

不能量其所至矣舉子之去分校裁一間耳分校諸公大都

近科衣鉢相傳每況愈下是故衡文得失有關治道隆污者

凡以國維之所繫者深故也抑又聞之造物生人皆有所以

用之世臣自為童子時不為干祿之學數十年來與同人論

說必依於此其始大怪之繼則不之同志信從者是其窮而

在下而不欲自棄於無用也閣下弱冠負儒林重望宜摠持

斯文也久矣衮衮同寮濟濟門下諒無不欲以得真士為光

寵者所望閣下力持此義大倡鴻議庶幾聞風而起不負所

職三數科間有耻之士日出寡廉之迹漸遠集羣材以維國
是其為用顧不大哉閣下居西曹幾十年矣清操為天下第
一悉心衡決無枉無縱固宜獲不變之休著刑措之績矣而
棄市者前後相望後起案由仍同前事法日嚴而犯益眾者
豈不以吏出於士士為民望廉耻之道不昌而非傷肌刻膚
之所能奏效也耶至於懷挾之風實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
兼五經為文物盛於是刑摘蠶起馴至士人不讀本經主
試又以懷挾終不可禁視二三場為虛車夫誦詩三百明著
聖訓論語半部章在史冊孟子亞聖尤長詩書荀子老師祇
明詩禮漢儒兼通五經不過數人况在晚近閣下淹貫羣流

天下所共推尚若於從容造膝之時詳陳利病必蒙

聖明採錄不以固陋致疑得以復五百年專經之舊其後場
則專以史事疑義與時務有比附者發問治亂興衰唯主通
鑑制度文為唯主通典使學者有所法守又集館閣諸公之有
經術者依江都賢良策意各守所長之一經精心譔作進
呈選其尤數十首詳加校訂刊布以為策式除搜檢之令聽
士子自擇所處稍增謄錄對讀之數嚴責外簾使必於三月
八月二十日歲事不可草率錯落稍寬校閱與進呈之期
頭場上堂主試官不得遽行批中必俟三場並薦公同校核
方定去取揭曉後敗卷到部責成堂官分派司員查核如分

校有於二三場竟不寓目及使隨丁照對讀黃點斷句舛謬者嚴叅重處覆奏下乃發敗卷士子領卷後有後言得實者並生部員主試仍將二三場佳義同頭場一并刊行批明去取之故雖不無倖進逸才較之現事其必相遠矣如是則績學之士必可得波靡之習必可挽則世臣雖老死巖穴豈足惜哉世臣自五月十一日出都中途在翰風館陶署小住數日以月之八日到揚揚城自二月杪有疫入夏而劇死者日數百至今未艾不能棺檢者十四五而敝寓自老母以下皆平善是為大幸江省麥收頗豐小暑後連得雨澤山田亦不至失時高堰水誌丈五尺以上雖已甚大然比上年小三尺許下河可望有秋世臣愚昧素荷在宥故復以面陳不悉之言加詳為書使楊生亮捧呈楊生字季子四百年將家子迨衰落矣而志昌祖德學不能博文嗜古而不免於拙其人則行已有耻者也雖在都待秋無可引嫌者唯賜覽而教其不及道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

書賢應訓導張君遺像後

江蘇州縣居大江南北者各半。江以南利在浮收錢漕。江以北利在冒銷撫賑。州縣之浮收冒銷皆取成於胥役。胥役勢日張。家曰裕。於是庠序之不自愛者起而予之爭。庠序與胥役爭則事連州縣。州縣不得不助胥役。州縣助則庠序常不勝。於是公憤起而讀書自愛之士不得不與不自愛者比。以求其直。庠序之力集則州縣不能敵。而求救於封圻。封圻之視州縣猶州縣之視胥役也。胥役能自達於州縣而左右之。州縣能自達於封圻而左右之。故胥役之所欲常可必得於封圻而無所窒礙。予遊江蘇卅年。見封圻十數。自覺羅長文

白中丞...
敏公會稽陳公大文桐城汪公志伊而外大都為胥役仇庠
序而無暇分別其自愛不自愛者矣於是不自愛之甚者遂
至與胥役為鷹犬以魚肉閭閻雖足以快州縣之意

國家養士誠亦何賴於若人也耶主庠序者曰校官與胥役
事無所涉而不能不仰給州縣故州縣之仇庠序也常藉手
於校官偶有不昧初心與州縣微抗則封圻示之意指無不
從風而靡霍邱張君為寶應訓導寶應之為政也右胥役以
及鄉地故庠序常被轢於鄉地而君能力為之直使州縣不
得助鄉地以虐庠序故君官寶應十五年以病自劾歸歸半
年而卒卒後又五六年而遺愛不衰楚楨故君所舉優行士

也以君之遺像及其狀來乞題辭楚楨學行予所愛重其言
常可信詢之他士為說僉同則君固校官之傑又幸其出於
吾鄉也故為書後君諱鼎字愛吾庶幾能顧名思義者道光
八年春正月

南昌縣重修學宮記

道光十有五年夏四月余既籤分江西就其鄉士大夫在都下者訪吏治民風所宜即聞翼城石君家紹治南昌之賢秋八月抵南昌石君已擢郡丞當赴部候咨未行見其博聞強學善用心治吏事乃知循聲之所由起冬十月石君北行有日署南昌縣學訓導德化萬君青銓以縣學重建實石君始終之請為記而石君以屬余余謂自唐以孔子當先聖而郡邑皆廟祀孔子宋割附廟立學士數少則止有廟今郡邑皆有學其實廟而已矣傳曰學以聚之學以致其道學道之人必聚而後能致古人所以重為學也然古者教養之權操於

上凌夷至宋吏猶有公田之入其賢者得以羨餘養士近世
勾稽益密一絲一粟非吏所得私不得已藉野人養君子之
義取於兩稅之耗羨繼以取耗羨者多無藝乃定額而歸其
度支於承宣使則辦公之資必待取盈於額外而吏與民始
爭民之秀者為士士欲自異於民而吏不能聽則吏與民士
又爭治民者與民爭養士者與士爭愛人之政息易使之俗
澆矣專司教士者則曰學師師之所入尤薄不得不取給於
諸徒師徒或至不識面而唯見誠求則相與造怨尤而與誣
徒之嘆是以余遊歷所至瞻仰學宮常至風雨無所蔽廡墉
穿門闕頽廟且有鞠為茂草者况石君視縣事萬君視學事

之時先後四五年間水旱相繼貧者多無以自存富者亦日
不暇給然而士民輸將恐後唯速觀成之為快則其所以處
吏民師徒間者必能和而不爭違而不誣無疑也余幸見之
於江西且當始至故按其簿錄而記之曰南昌學宮本宋之
東湖書院洪武初就院基為學以迄嘉慶之季增新拓舊者
蓋十數道光庚寅五月燬於火辛卯江漲湖濱之屋皆被浸
故議培殿基高五尺以禦水表增丈有八尺廣增丈增楹桶
之崇如其基以壯觀瞻門廡從之名宦鄉賢祠同燬者建之
崇聖殿尊經閣明倫堂奎星閣忠孝節義祠舊存者修之又
或闢其門逕周以迴廊飾加美焉又築戟門紅牆泮池使皆

白川游遊記
若新設者經始於壬辰九月落成於甲午五月為日六百有
三十為錢六百萬有奇是宜永其事於樂石而署出泉人數
於後使後之攬者有以驗人心風俗之原而信政教得民之
訓之誠不可改也

上海縣新建黃婆專祠碑文

道光六年沙船在上海受雇載江蘇布政使司

屬額漕百五十餘萬石由海運抵天津免交官

撥駛鯨波五千餘里不兩月歲事米數無所損

失而質堅色潔為都下所未見中外慶悅于是

上海士民相與謀曰黃婆誕降至正之初自崖

州附舶至吾滬烏泥涇教民紡織棉始為布化

行若神法流松太近世秦隴幽并轉傳治法悉
產棉布然松太所產卒為天下甲而吾滬所產
又甲於松太山梯海航貿遷南北黃婆之歿也
鄉里醵葬而祠之遞遷遞毀樂利在人貯蠻無
所有功則祀之謂何常用為惑今茲幸以沙船
運漕懋著成績而沙船之集上海實緣布市海
孺產布厥本黃婆飲水思源不僅生養吾民人
已也合詞籲聞宜必得請則皆曰諾有司稽諸
載籍則有徵信以轉請於上官士民間黃婆之
得建專祠也爭捨貲財不勸而集隆榱桷之制
極輪奐之飾趨事孔亟不日落成附近郡邑歡
呼感慕捧腥熟挈香楮僂僂踴躍泥首階下者
肩踵相摩嗣以公牘有海運功臣之語近涉牽附工
官指駁格于入告滬人以未列祀典不足稱成

功盛德微言于予以訊將來余應之曰顯晦有時神人一致夫以棉布之利百蠶絲而無主祀之神異日秩及無文舉先棉之祀舍黃婆其誰與歸諸君子推本海運歸美黃婆固非無說然國家承平二百年徒以河事多故偶舉海運著績也猶暫至于松太兩屬方壤不過二百里歲供編銀百餘萬兩額漕六十餘萬石而因緣耗羨以求利者稱是其地土高水下風潮日至沙鬆不保澤雖得木棉種子閩廣差宜土性而車弓未作莫利民用農不償本久必罷廢追呼急迫馴致流亡則憲財賦之邦鞠為歐甌脫矣而今數百年來紅粟入太倉者幾當歲會十二朱提輸司農者當歲會亦且二十而一而士民仍得各安生業稱東南樂土其以宦遊至者又皆

絜駕齒肥以長育子孫凡所取給悉出機杼以
此程黃婆之功其仰闕國計盈虛者較之海運
奚啻什伯而已哉滬人以為然故為之銘其辭

曰

天憐滬民乃遣黃婆浮海來臻滬非穀土不得
治法棉種空樹惟婆先知製為奇器教民治之
踏車去核繼以椎弓花葺條滑乃引紡車以足

助手一引三紗錯紗為織絮如文綺風行郡國
昔苦飢寒今樂腹果租賦早完昔苦逋負今樂
盈止以安子婦我衣我食五百年所遠矣明德
誰忍忽諸享祀不聞墓沒祠蕪無隱不彰新廟
奕奕滬民奉嘗神饗具醉降福吾民自今有歲
歲有民足居作思瀆敢告司牧

寧海曲氏義庄規約序

周公歌棠棣以親兄弟之恩其辭曰和樂且孺又曰樂爾妻
帑說之者曰九族會曰和族人和則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又
速諸父邇兄弟而作伐木其辭曰伐木丁丁烏鳴嚶嚶說之
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友其宗族之賢者以道德相切正
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是後棠棣廢而兄弟缺伐木廢而朋
友缺乃嘆周公憂世之深而乾餱失德有自來矣富者事兼
并貧者從游惰其士人務治卮言以求售至有身享萬鍾而
手足不能免丐貸於是豪傑之士鄙惡薄俗廣異居同財之
義以聯繫一本要之久遠中吳范氏實為始事文正倡之忠

宣繼之良法垂於奕禩慕義無窮者求則焉然大都顯宦巨室不敢獨享豐厚取吾餘以厚族人未聞有厲志食力之士銖積寸累以成基業遂能集所有而會之自留其一割其九以為義庄唯恐祖若宗之孫子有虧養失教略不為其後人謀如寧海曲君連吉者也予以道光甲申秋過山左得識哲嗣克德乃知曲君創立義庄之事繼得其規條而讀之於其子孫中擇賢能者一人為總理於族中擇賢能者二人為董事皆有犒餼司事而不協公論則易之限年計產給穀布以贍不足助婚嫁資殯葬若年力可自給而不事生業者不得與立義學延名師以教之而斥其不帥師訓者設祠位以妥

祖先修譜牒以明昭穆於其有功於祠譜義庄及敦行學文能顯其親者又於祭後為會食之禮以寵之其敗行檢不自愛者則集族而記於過籍怙過不悛則除其名使不得與祭甚者置之理能改而復之入優總理使得以推及其有服之姻戚其於棠棣和樂伐木切正之義則殆於兼之矣草創粗就而曲君捐館舍哲嗣念盛業未卒治喪葬畢即首營祠屋出君遺資增田畝十之二以擴庄產又與族人集論君所常誦說而著錄之以昭世守庶幾肯堂肯構如忠宣之於文正者考文正建庄之初族衆親疎不一然數百年來范氏聞人輩出皆源於文正是非惟得保其家中之大小已也流澤餘

白口券
慶遠潤百世然則曲君之薄於其子孫而彼蒼必有以厚之
可知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太上曰既以為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已愈多曲君當之矣

三溪趙氏續修宗譜序

嘉慶庚辰孟秋旌德之三溪趙氏以宗譜脩于康熙丙戌閱
今百一十五載歿者久慮其易湮生者多恐其無紀至僑寄
去籍尤懼其渙散履雜將至不可攷詰釀金續脩其族人
季珉者賈都下前曾以已貲助祠費故祠長走書囑季珉求
都下之明禮而能文者為之序季珉因奉舊譜介其鄉人劉
勳以乞言於余余謂隨氏以前譜牒掌於官李唐以來選舉
不關氏族其學寢廢宋人始自為族譜以合其宗至明而大
盛凡聚族而居者莫不有譜然或世次不明攀援他望或居
處不一收併殊源上誣其祖下亂其宗今三溪趙氏斷以初

遷為一世祖而別紀世系支派于卷首其自三溪遷往者則又詳紀世次明注方所祖確而宗治善矣凡載于譜者皆書其生平位號其有懿行宦績者則別為立傳又各為主升祔于始祖之祠而祭之或者謂先王之制大夫三廟故宋儒常祀三世或以為當及高祖今祠祀其先不啻數十世為非禮然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大宗百世不遷族人為宗子齊衰三月貴者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先王立大宗以收族尊祖故敬宗族人百世以高祖之服服宗子所以尊別子也宗子奉祖以收族則別子之有祭必矣竊謂宗法雖不行於近世而有祠以集之有譜以序之則大宗可見故譜者下以合

族上以明宗使人親親而尊祖也然而人之情久則怠怠則忘譜牒已閱數世各支分受而弄藏之于其先祖之嘉言善行不能稱述者蓋亦多矣逮聞續脩之說則凡為子孫者莫不振作奮發搜采祖若考之行業以期登家乘而子姓生者之名及徙占他郡邑者又皆以屬繫于其後橫行斜上展卷可得將毋曰某也盛某也衰而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於是發無黍之思懷幹蠱之志遂以興孝弟崇博睦然則續脩宗譜固非徒紀世次明生卒已也余既深嘉是舉遂按其舊譜而次之曰三溪趙氏源于天水其始遷祖曰崇贊系出宋太宗第八子周王儼儼至贊九世贊家于杭淳熙初為旌德汪

白門券遺略文
氏贅婿遂家三溪贊之六世孫同盟以太祖所頒玉牒分太祖太宗魏王三派各立十四字周而復始而太宗派十四字中有不字難以命名別立二十字以冀為首同盟長子冀聖又謂趙宗本三派合序昭穆今中更派字後將不辯其自冀字以下仍依宋牒原頒之字故李珉于贊為二十世上溯周王為廿八世凡三溪私派之字較三派皆後一世云

龍山包氏重修家譜序

昔楚平王無道失國大夫申包胥哭於秦庭七晝夜得秦師以存楚楚既存而不受賞立臣道之極其後為包氏包氏望上黨姓纂稱上黨四望包氏為首然不詳其立望之人在漢居曲阿者曰咸習魯詩論語學於長安歸過東海為赤眉所拘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釋之乃立精舍講授於東海東海至今有包氏卒歸曲阿舉孝廉為論語章句授明帝拜大鴻臚子福拜郎中以家學授和帝兩世為帝者師故包氏祖大夫而譜載鴻臚為第一世在蕭梁有明月工詩世傳前溪曲至隋東海國子助教愷與兄愉並以漢書顯名齊蕭賅天下

言漢書者自包蕭氏唐開寶中任城文賅工書有亮公頌碑
潤州集賢學士融與張若虛張旭賀知章稱四傑二子何佶
並工詩居顯職祿山之亂常山守顏杲卿迎於藁城祿山承
制賜金紫使仍居故職加五軍團練使及東京審破前趙州
司戶處遂上書勸杲卿反正杲卿從之誘斬祿山之土門守
將蔣欽湊并擒祿山使者高邈何千年送長安河北從風者
十七郡及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諸郡又為祿山守而李光
弼引朔方軍至恆陽與思明相持司戶出奇策於光弼光弼
用以大破思明於嘉山不數月竟降思明司戶有子曰諤著
河洛春秋紀安史事簡而明詳而有要為有唐別史之冠至

趙采則合肥孝肅公尤知名史載時諸道轉運兼按察使多
撫劾細事使吏不自安即論罷之性惡吏苛刻雖甚嫉惡必
推以忠恕嚴而有惠而世之稱者異於是南渡之季建昌文
肅公官刑部尚書贈少保史稱其明察剛正政聲赫奕其卒
也有光隕地唯以用肉刑為酷或誤以文肅事概之孝肅也
然孝肅故多異生平宦轍所經歷至今莫敢居其聽事者其
去端州也渡海船被風不行索從者橐得一硯投諸海風止
而硯墜成洲長八十里使至端者不涉海於今稱為硯洲則
其所以維繫人心通中外達婦孺久而逾固兩宋人物雖韓
范歐蘇其能與京者固有非史官所能狀也自合肥遷涇者

忠五諱輝譜載以舍試就涇縣教授遂卜居縣西之丹山鄉丹山今為包氏主山而鄉則以震山名故包氏在涇者稱震山包氏教授四子伯東一諱昂襲父業仲康二遷秋浦龍山為今貴池叔傑三遷五松青山為今銅陵李淑四遷淮西昆山譜所載兄弟共約逢山則止者也淮西相距遠遂失其州邑主名教授葬丹山之花坎頭龍山青山皆以涇為宗然龍山時時來謁花坎教授墓通慶吊最有宗人恩教授於孝肅為曾孫譜載父伋稱清一公祖鑄稱熙一公曾祖即孝肅史載孝肅嘗出其媵至父母家而生子孝肅長子纘早世妻崔撫稚兒繼殤因取媵子歸名之曰纘以奉孝肅祀是孝肅止

二子而長不傳系則譜載孝肅有四子皆夫人蔡氏出者顯與史文忤已又花坎教授墓碑見在明萬歷中補碑題示贈吏部尚書按譜東一次子狀生千駒千駒任吏部尚書然譜載千駒以進士任弋陽尉中間一領鉛差遂受吏部尚書之職史策無名已滋疑竇且宋制推恩大臣之先皆別贈官贈如其官者明制也或立碑時主者不知宋法而以現行事例題之耶譜載康二任紹興副帥其官於史無可考或用兵時所置而譜失闕閱譜首載鴻臚至集賢為二十八世至孝肅為三十九世至教授為四十二世一線相承皆有名職然即中身為帝師而譜無其名別撰名廣德者為第二世自西漢

未禁二名後書所載無二名者又何舛也又載集賢祖汝道
任烏程令其子華三遂占籍五傳至朝自烏程遷廬州又四
傳至爵一遷合肥爵一為孝肅高祖廬州在宋已治合肥譜
既誤割為兩地文肅後教授且百年雖同源合肥非吾宗正
文明甚而譜首載之署職為學士入之明初至東海任城趙
州是吾宗適祖則不敢質言然遠在合肥前顧皆失載其
他官階郡邑概多近世稱雖有舉莫敢廢者要不可據為信
牒矣道光壬辰龍山宗人以予僑揚州久遠來相訪告以舊
譜係震龍合修今且二百年不早圖慮有泯沒遺失者予以
轉告吾族僉曰宜然而癸巳甲午疊歉吾族自救不贍旋作

旋輟丁酉春龍山以新譜成告且囑為序予固未得見新譜
藁本是否能訂正舊譜之誤抑僅以新續舊要之非人人共
念一本之誼氣聚而和無私見恭錯阻撓其間者何能成而
且連如是乎予聞之漢書曰形氣發於根柢柯葉彙而靈茂
言始祖有大功德則族類繁昌也是故三閭言志裔紀高陽
龍門述德業傳南正子雲祥發伯僑孟堅源承令尹以至霍
光忠輔漢室而博識通儒援終始傳以獲黃帝之德故曰五
政明修禮義因天時而利民者有福千世簡策所頌不可誣
也迹大夫之行必顧言信不欺友忘身以為君其福固可千
世矣而鴻臚顛沛不違居榮寵無改厥初使帝者尊儒術養

一代之士氣助教集賢學有家法文成豹變司戶以謝職末僚際蒼黃之會而據謀折東遂以覆安史已成之基續唐室將傾之祚使顏李名徹天壤而賞不及身名不彰櫝發蹤指示其功蓋略與大夫等孝肅清操亮節千載無間凡皆大夫德澤之所遠流而數公克光大之以篤慶於子若孫者豈有量歟詩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凡我宗人其念之哉道光十有七年秋八月朔震山分二十二世裔孫世臣謹序

續修弓氏家譜序

氏族譜牒唐以前主於官科目既盛進身不以門第而譜牒官廢至唐中業乃有姓纂及宋有百家族譜萬姓統譜雖詳略各殊大要辨其源表其望而已至歐陽氏蘇氏自為譜以收族於以敦本支寓勸懲遂為近世法而夸者為之攀援依附又或無以傳信弓氏小香中州進士需次江西為同官以其尊甫菱溪先生之舉於鄉也與余同歲尤相善出續修家譜相質而屬為弁言余受而讀之源必審望必審其遭兵燹而不可考者悉從蓋闕先列世次旁行斜上秩然有序繼則按世數分行記其妻室子嗣及塋穴碑碣其為人後者於

白門券選醫文
所後名下書嗣子某又詳書其本生父某又有書隔世嗣孫
某隔二世嗣曾孫某者實符先儒或為祖後或為曾祖後之
說至庶母為父妾本出雅訓自鄭氏注曲禮謂諸母為父妾
之有子女者律文據以別名故弓氏舊譜妾有子乃得載而
續修則載及妾之生女成立者凡皆依據經傳不為俗說牽
誤何其善耶其人有行誼政事文學堪紀述者不別立傳唯
註明其名之下文簡而事實不為虛美尤近世所罕及又於
同源而分支別居者為失考宗族一卷紀其可述而闕其不
能知又何情敦族類而致慎派別乎真可以為修譜之式者
矣余既重小香請又善其書故備述要領以告觀者

上吳侍郎書

世臣謹再拜奉書梅梁先生少司空閣下世臣顛愚不能隨
世俗為俯仰誦讀書史體察風俗常以為古今人情不相遠
時時為有力者須說閭閻所疾苦積觸隱怒被排擯者數十
年不厭不悔不改初度自時當遂偶木石學農圃徒以無田
可耕求菽水所資藉仍復逐隊北來欲博一青氈以為奉母
吏隱之計豈復敢以衰朽樗散覬覦非分與諸賢豪爭浮沈
哉而閣下以名德重臣當辨論官材之任於素昧平生之下
士面王公卿士盛有稱說獎借者固非世臣所可勝受然閣
下為勞民擇良吏之盛心實與天下人士以共見矣稱此以

白門券選附文
談治部務必能作新人材以靖共厥職遇大政必能破一口
之積習決擇進止斯民幸甚吾道幸甚豈曰世臣一身之感
激知遇已耶拜別出都籌議居行逾百日方抵豫章豫章積
潦之後繼以旱蝗彫敝困憊不可言說猶幸需次未吏未嬰
物務誦杜老安危大臣在之章句藉以自諉委署補缺期候
非遠事上也敬獲上有道世臣雖不材亦嘗側聞君子之風
若至必有窒礙一官如寄斷不能喪所懷來以重為知我者
之羞北風漸厲伏為惟為道為民珍重千萬濁泉編一冊古
今體詩三十五首紀行紀事閣下政暇覽之足以見其迹之
所涉心之所寄也九月廿一日世臣再拜

跋石瑤辰所藏明新城縣知縣趙日盈新城保甲圖冊
嘉慶庚申天津姚承謙從余遊問古今治亂之故予與極論
斟酌損益可措施補救者作說儲二篇其下篇專言郡縣目
有五而第一則保甲編戶為甲割甲為里割里為保必度地
可方十許里界山劃溪為定戶分等鄉別則每保一圖詳繪
山川田地村里形勢一切譏非常察聽訟獄敦睦睦睦勸課選
舉捍禦諸政悉基於此友生見者皆以為善然三十年來同
志出山治人者以十數卒莫有舉此盛業者豈實有窒礙難
行哉今觀瑤辰石君所藏趙君新城保甲圖何其先得我心
如是符合耶予匡居之說雖善無徵而趙君以明神宗時知

小侯進學文集
新城新城民至今祠之是可以為可信可從者予石君辛鑄
版廣其傳使慕義者有所標準則中材可勉焉圖眉列山川
戶口橋梁寺觀居民色目詳矣後此有仿行者宜增入四至
里步若干田地某則若干錢漕若干本都輸賦若干撥出寄
莊賦若干撥入寄莊賦若干則民業之豐耗瞭然平居可以
息戶獄災歉易以集荒政質之石君以為何如
以畝統里於文無所取義畝古鄙字竊意以都統畝即古之
都鄙非必俗字減口也今觀此冊乃悟以畝名者蓋合數里
為一畝故以畝為名耳

安吳四種卷第三十

齊民四術卷第六

禮三

書所見二

予以嘉慶辛酉九月至揚州未幾有江都東鄉佛感洲之卞
孚升茂才萃文偕其鄰丹徒學生某姓見過出示刻本兩冊
皆舉地方公事者條目甚詳具其行止權在太守吏胥需索
掣其肘時張古餘權守事余以告遂得舉行及甲子夏予避
暑金山去佛感洲十里許蓋聞卞君所以為鄉人敬服者卞
君方居母憂予往弔其他村聚相望遠者才半里而一聚不

過十數家中途見村童十數人偕行舉步端整長幼有序心
 疑為卞君弟子因問卞君居其長者引予行其時已逾百日
 釋麻期而卞君面深墨肌瘦削與辛酉初見時大殊喪禮久
 廢見卞君令人深素服素冠之嘆留其家一宿而別問之聚人
 自奉諱後足故未一出戶也又後數年聞卞君與姓離婚
 事姓好交遊選刻時人詩文事板援卞君謂其有心世道
 因為子聘其女地公舉鄉人以重卞君故言無不從而舉行
 經則姓司其事歷十餘年卞君乃知其染指不堪狀因延
 附近十餘村之耆老具酒食亦召姓飯畢卞君下階回拜
 告耆老曰萃文不識姓某行徑如此前後諸公不少某之子

何能為其婿即出庚帖當眾退婚某姓窘甚收庚帖走出遂
 入楊城因緣歲餘獻女於儀徵阮氏既與阮氏結婚乃回里
 而搢紳間以阮氏故某姓名日重鄉人卒不齒之丙子予薄
 遊宜興見吳謹樞茂才辰行治略同卞君其鄉人敬服亦不
 後卞君後此如

國家再有考廉方正之舉卞君三君宜足以當此選矣觀於
 而知王道之易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予得見卞吳二
 君益以信先聖所言閱百世不能改也故備其事

錢魯斯傳

君諱伯垌字魯斯姓錢氏江蘇陽湖人錢氏世為名族居郡城君獨居西鄉之僕射山故又號僕射山樵文敏公以甲科任刑部尚書於君為季父招君至都下君時方弱冠詩書豪健驚老宿每試輒躡歸里橐筆幕遊以養親乾隆中

純廟將舉第四次南巡之典大學士于文襄使浙江撫臣王
亶望奏請

上因杭州以至湖州

命將下大學士程文恭公爭之甚力

上曰朕至湖州非為遊觀因地方古稱桑土而今民乃不識

蠶故欲至彼察蠶桑之法以利北人耳文恭曰

皇上至湖州不得見蠶桑矣守土者必促民伐桑麻而樹桃柳將使嘉湖之民累世不復業

上乃降旨罷之而文襄又致書撫臣言以兩浙耆老意籲懇猶可行浙中例以鹽法道主

大差時江西巡撫陳淮為鹽法道撫臣諭意君客陳公所陳公以告君君曰閣下能必止其事某當為具稿陳公曰為欲委曲請行耳君曰

上意果欲來者守土臣且當陳民間疾苦以止其役况已奉明文停止耶某斷手不為此陳公曰吾客足下三年未嘗敢

以瑣褻相瀆茲事必須大手筆乃如是恠惜耶君曰某請即退還山啜粥飲水終不以戀館穀住血海中矣然閣下為陳以保子孫事若必行何顏見少保於地下君歸而陳公卒以君言不上稟君自是遂以鬻書為生乾隆丙午朱文正公主試江南榜發無君名流涕曰錢魯斯被放吾真負此行矣君書由董文敏黃文節以追李北海顏平原本於梁巖堅實不及而流宕轉換時或過之詩筆亦勁達如其為人以嘉慶十四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七歲子三某某君書至夥吳楚士大夫家家有之詩若干卷多可誦者

包世臣曰陳公與余言此事甚德君然撫臣猶必欲舉其後

白門券
檄紹興知府趙君循湖州河道試

輿舫趙君者忘其名籍其人循吏也潛布木石於河中

輿舫觸之不得行時已迫不及浚役始止後撫臣知之藉案
中趙君罷職道出湖州湖州民號泣送之百餘里文恭以輔
臣面諍能不負所職而趙君有術以行其仁陳公聞善而能
遷皆有可稱獨君以布衣遊食而侃侃為斯民請命也善夫

黃徵君傳

君諱乙生姓黃氏江蘇陽湖人父景仁字仲則性豪宕不拘
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
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而詩顧深穩讀者雖歎賞
而不詳其意之所屬以故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
者推為第一江浙俗名父之子多以父字為字而加小稱故
君字小仲君自幼從尊甫遊多識前輩而端凝寡言笑又不
事文藻以故無稱於父執治鄭氏禮能墨守先儒之說以通
己意而躬踐之同邑陸繼輅才士也廣交遊嘗謂余曰吾人
每有所惑欲從敗行念小仲則安心自息其立身嚴峻為人

白口秀選
所矜式如此乾隆中崇尚漢學治鄭氏者尤多然大略不責躬行以單詞片義爭勝負取名譽君既不著書又默無論說然達於禮管人情之原以自淑其身者莫如君君又嗜書攻之甚力自董文敏後二百年書亦靡無可采君志在復古嘗曰書訣多偽託唯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非凡庸所知是真太傳語也余嘗從君問筆法語在述書近之能書者踵出而君實為始事君又深於五行九宮陰陽家言唯武進董士錫張成孫能領其指君善病每病輒三四月不飲食亦不困猶手古拓作書然自以為不工書成輒塗抹以故傳書甚少道光紀年

詔舉孝廉方正有司以君應僉以為名實相稱也未就徵以道光二年三月廿九日卒於家年五十歲君初娶於某舉於子殤妻亦尋沒繼娶於卜時君已病甚扶掖拜起竟未能成禮自君以上五世無期功強近難為擇後嗣余得交於君最久故述其所知以詔於世云

小仲卒數年後同人謂小仲不可無法求於其族得一解子
獨子廣兩祀之例以為小仲嗣名志述字仲孫今已子
五六甚醇謹而能文予未識道光乙酉夏次塔橋傳第
言之如此故附記于後

姚生傳

生諱承謙字季光直隸天津人父逢年進士嘉慶六年由福建詔安縣知縣升安徽太平府同知延余授讀生時年十四到館三曰生曰謙在福建知得侍先生福建知名士爭言先生年方弱冠詩文若湧泉不日即掇巍科今年正秋試竊觀先生意殊無住於科名何耶余告之曰科名者入仕之基仕以治民不明於治民之術而得科名諺所謂譏學醫者人費也生曰謙自幼未嘗聞人言治民之術今謙亦欲學之當從何始余授以資治通鑑生一日檢閱十數卷問之略能信其始末余曰此仍經生射策之技非真學也通鑑善在先述其事

乃叙眾議然後載廷議所從而詳記其得失於後學者閱其
事先為畫上中下三策然後閱眾議而驗已見之是否有合
又籌廷議所當從再閱廷議則後之收效與否已可十得八
九如是則如置身當時之朝端庶幾異日臨事能不惑也生
自是每日止畫一卷一月之後其意與古人合者十常四五
矣乃縱問近日救弊之要余具為答之再三辨難以歸于協
當以文多繁複刪問詞而編次類序為說儲上下二篇理財
用人兵農之要蓋略備於斯矣生錄副而題其後曰謙事先
生三月為著此書其立議淺近而切於事情中人之所能行
先生之學以救一身之饑寒則不足以致天下於飽煖則有
餘菽粟足而民仁言近者旨乃遠余不敢任然不能不以為
知言也太平君初娶於某有三子而歿繼娶某有生與生之
弟承恩生之仲叔兩兄皆居里門唯伯兄隨任以不慧失權
於父母生未周歲時太平君以所授徒方塊字散於席生一
一持而轉之字皆正無倒側者太平君以為有夙慧尤鍾愛
余初至不習其家事然每為生道古人友愛之迹於異母昆
弟尤詳切生聞之至再肅然起白曰先生為謙言故事而獨
諄諄於友愛異母昆弟得毋疑謙之不悌於兄長耶余曰子
之友於兄與否吾無能預知然子以古入成迹返躬自省此
學問之最切近者也生默然數日後生兄至書室欲與余語

見生來輒止而狀殊踟躕嗣遇盛夏生當午納涼廳事書室
為廳事西廂紗窓光相接生故短視生无從簾外過而生未
起生无即舉簾入批生頰生受之惟謹良久乃入書室指痕
猶未盡晡後侍坐余語之曰子進矣今子實無罪然吾觀子
之色甚愉入書室久之無怨忿之意且若兄前此謹候若聲
色而今乃自居家督重督過於子子真進矣生曰先生謂謙
無罪然謙自奉教以後旦夕思數年所以事无者積戾多矣
得无督過之方自幸稍償前愆况敢怨忿耶其時盖生從余
遊兩月許已世俗授讀以八股六韻為正經以三八日為課
期不能盡廢生文義本已粗順詩筆亦清澈余為擇其舊讀
文十數篇及義烏少陵長律數十首使專誦習月餘於余法
所得已十之五六余秋試後以事他去而生亦回天津應試
余輒側吳越耗問遂隔十九年入都始知生以十五年中式
副貢十八年秋試後染疫而死而太平君亦卒於官其世家
及妻子皆不能詳余多識天下奇傑之士然立志不退轉勇
於自克通事理近人情未見有能與生偶者也別後閱十二
年生之造詣所至不可知然吾知其有進無止也不敢以臆
斷失實使無以取信於後世故述生與余周旋時事以傳生
之真而寫余之哀思焉

翟孝子傳

孝子諱彩，今姓翟氏，安徽涇縣震山鄉水東人也。生六歲而母氏物故，未幾父雙喜病癱瘓，孝子乞食里中。年十二，力能樵採，始罷行乞。每遇里中合食，孝子食必舍肉一飯，即起告主人，以另器持飯與肉歸奉父。主人共愛憐之，稍長，改業賣菜，饗殮外有餘錢，多寡悉歸之父。孝子年逾壯，父頗以嗣續為憂，孝子乃置童養媳及笄，乃成禮。以有二子，父性素嚴，既久病，尤卞急。孝子故有伯兄，不勝噪聒，遂逃去。久之，父思長子，孝子以有婦代侍，遂告父間關尋覓，竟得伯兄歸，父歡甚。然居月許，伯兄復乘間走，遂莫可蹤迹。孝子終身以為憾。孝

白口苑選文
子自乞食奉父以比其卒閱三十有三年父貯孝子所奉錢於敝簾中父卒啟簾積錢三十餘千文以舉殯並買地并葬父母及祖父母焉嘉慶壬戌夏長子殤於痘明年春孝子亦卒實五十有八歲

包世臣曰諺云久病牀前無孝子有孝子值事而兄歸仍不能居月餘可以知孝子之難矣予得孝子之行治從翟玉山廷珍學博學博篤行士也以道光癸卯秋試來白門持巨卷屬予展卷則吾邑賢長官及鄉先生題味具在大都以孝子行至奇而未得邀

旌典為歎予謂旌別淑慝

國典也此自主持風教者之責於孝子無增損也計孝子之次子今當已年四十餘翟氏族逾萬人雖近支多不相識學博藏試事歸幸物色之使人知孝子之有後此與助經費以請

旌榮功相百也予以嘉慶丙辰春初過水東曾即見為孤兒行紀翟氏乞者曰孤兒沿街泣跣足履霜行乞食面瘦如鬼肢無股勞君道旁為酸楚孤兒生孤兒生命未為劇苦兒年似背上弟時爺提娘抱不知凍飢爺娘今棄我阿弟早遭此禍無柴無米詎養我弟嚴冬漫漫阿弟襖薄不耐寒并我破裋勿謂我被霜風膚裂不完晨出望烟火君子周濟我乞不

白川雜誌卷之九
得中心愴悲欲之他未知否可願得吾弟腹果願得吾弟温飽長大孤兒下去地下黃泉見爺娘我無過其時孝子年蓋五十矣一時小民中有此奇節者二翟氏真巨族哉

陳羽士傳

羽士陳見聖者字心堯江蘇江都人也自八九歲時即佐父採薪負米給朝夕積勞成鼻衄流血常盈盎不可治乃捨身揚州府城隍廟依住持蕭定郁出家數月良愈而思念父母不置其師聽返俗未幾疾復作仍歸廟然稍間即歸省父母明年母王病歸侍醫禱罔效見聖于意外煮藥乃引刀封其股刀鈍不能斷割至四五創及骨室中人驚望意外紅光照灼恐不戒于火急趨出見鮮血自衣襟流溢地下所封肉已置藥鑊中王飲之而沉疴立起鄉里皆以為純孝所感爭為詩歌以贈之其師以此益愛重焉見聖和以蓄德儉以殖財

交友有然諾數十年無改其舊以道光九年七月二日疽發背而化年六十有六歲揚州士民服其行誼多傷悼以為斯人而有斯疾也揚人又感稱王嘗告見聖曰我行年已七十有六猶未抱孫兒豈可求諸神乎次年正月見聖因謁句曲山禱子三茅君歸至逆旅假寐月下見髯翁抱一子之曰好撫之遂驚寤歸以告王是年十一月其兄果舉子王以生于神兆命之曰兆生王年逾八十復病甚至不省人見聖泣禱于城隍神前七晝夜請以已美三益母壽王病忽霍然曰神命我歸再住三年果至期乃卒事雖近怪惑然信而有徵故備著于篇

園丁三李傳

予以嘉慶庚午挈眷至揚假館西門外之倚虹園園丁共六姓守門者句容李氏李嫗有三子曰鵬年鵬高鵬萬嫗軀肥而健暇然夏秋間輒患痢七八十日鵬年晝夜抱負上下侍沐浴梳洗滌垢穢積年無厭倦鵬高在城中為需次者厨役每日必再歸以新美食遺母鵬高洒掃亭閣分遊觀酬值市甘旨必厭嫗意鵬年鵬高皆逾四十未娶鵬萬才三十餘有婦稚而嫠衣飾值白金百餘兩現貨亦且二百欲挾以嫁鵬萬鵬萬曰彼來能為我善事母乎若不能者是得妻而失母也不可有姊嫁殷姓甫舉子而婚死嫗憐之甚鵬年迎與同

曩嫗年八十三而鵬年卒逾年而鵬年又物故鵬高以照料園事或侍奉不能以時遂以管園業授甥而奉嫗賃屋居園外身自上鋪舁輻用力為養然贍給殊未減鵬年鵬高在時也鵬高嗜酒醉則與人詬詈唯事嫗至謹道光己丑八月廿六日鵬高疾甚乃告其姊有錢三十千舉息所親處以半治發送留半備老母後事家用器具甥悉將去迎老母回園語畢遂暝蓋嫗年八十有七矣園丁又有歛曹氏者其季曰小連子五六歲時曾嫗賣之丹陽以勤慎得為養子閱八九年嫗聞丹陽人殷實且己子小連子遂渡江肆擾其人不得已以小連子還嫗小連子在彼逸樂未習生業既歸宗唯能賣

水烟未幾其兄死有二子才三數歲而嫗亦急饔飧不解生人事揚城餅餌以東關為最去園且五里小連子每早馳買供嫗下牀餐有新異食品上市雖珍貴必果嫗腹而嫗猶詛呪不絕口小連子無幾微望見詞色其日入勉給口食無力置臥被夜則以數絮擁嫗上身而自臥草中抱其雙足著胸前以為溫如是十年嫗乃死小連子今已三十餘二姪亦漸成立李曹在揚看守園亭今俱為甘泉人包世臣曰孝之體大矣慎守其身母貽父母惡名則殆于近之故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交友不信戰陣無勇皆以為非孝夫豈口腹云爾耶然李曹細民豈可責以他行至

其至性獨發史冊所載未能相遠也世有不自勝其多欲而藉親為說以豐一日之養卒不能任不義之名于後世者可勝道哉予故紀二十年聞見所親毋令泯沒焉其亦可以風矣

張琴舫傳

張琴舫者吳人也世居胥門之新橋名二官入都中三慶部習梨園更名才伶字琴舫色藝為一時冠有富商召侑酒強押之琴舫罵曰他人皆欲誑若錢物吾不欲誑若錢物若何敢妄誕無禮義商怒命家丁毆之幾斃商之姻戚某馳救乃得脫自此始專意學技擊余識琴舫時琴舫已棄其業欲還吳中訪名師益精所學余為書介之吳中女俠姜翠橋姜年老而子不肖盡以所能授琴舫見琴舫家居艱苦以洋錢七百贈之琴舫力辭不得命後二年姜以訟破家琴舫歸其原物封識故宛然也琴舫學既成復入都有謁選知府孫姓琴

技

舫業梨園時舊識也許贈以五百緡回南取眷口孫既籤掣
廣西遂悔約僅許携之出都既又不為具車馬琴舫自賃轎
車同發及山東舊縣巨盜數十人環孫之三妾將括其裝琴
舫馳前奮擊仆其渠羣盜驚走復隻身力追傷右足背乃返
孫既免於難重舉前說而琴舫遂兼程獨行不復與孫相見
湖北彭姓者以技擊教授都下稱彭師傅有公子從學頗傳
其技公子在江淮間遇琴舫曰聞彭師傅困於都殆及凍餒
我一時倉卒若入都為我舉子錢給其居處衣食以俟我時
嘉慶廿一年十月也琴舫至都彭負累已數十百緡琴舫乞
假清其負旦夕贍給明年夏彭辭琴舫曰以若之貧為我又

增重負公子來而如忘今又已去我困命也豈可常以相累
琴舫不可卒資之廿四年天津同知某禮琴舫為緝私琴舫
曰官府欲捕販私耶抑捕商私耶所惡於私鹽者為其漏國
課也而商之私數十倍於販以豪富為此比之窮民肩挑背
負貿食者情罪相百若利官府之財帛助奸商絕貧民謀生
之路某雖賤人不忍為此也同知大慚而罷京營游擊某廉
知西城有賭窩不受捕招琴舫不可游擊曰子矜勇何怯耶
琴舫曰非怯也賭者人情之所常有官府此舉徒為邀功計
耳若廉知叛匪所在雖千百人某願以一身先試其鋒上報
踐土食毛之恩下以湔除門戶安能為官府捕賭耶琴舫性

沉毅以居賤業吐詞常委婉然必自達其志余識琴舫久知其事頗詳纖悉不具論論其大而余所深悉有徵驗者廿五年七月十七日乘馬出前門馬驚而墜遂斃於道年三十歲在都娶於唐其母在吳未知也又聘於胡胡舉一子當琴舫之不祿也子年始四歲道光二年余至都詢其家室如姊相守以撫稚孤庶乎能不負琴舫者

包世臣曰孟子重良貴其不信矣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利則賤而喻義則良與近世良賤之說也蓋殊以余所聞乾隆四十八年山東巡撫國秦以賍被逮卿大夫故與交善者皆詆詬以自飾惟所厚舊伶太平追隨至都破裝為治

後事嘉慶十四年侍郎廣興以賍被逮愛將故吏莫顧問惟所厚舊伶吳人陸雙全周旋詔獄治棺斂二子外遣衆妾家食陸皆為部署所費累萬冒重險而不避嘉慶十八年滑縣之變有湖北流妓名玉珍者姊妹三人為賊所掠欲以為偽妃俱極口罵賊備楚毒而死徐如意者吳人居因果巷嘉慶十七年六月有二兄而其父死其兄欲領棺於同仁堂如意年十一號泣曰豈有有子三人而使父眠施棺者乎乞賣我以葬父遂指身假錢三十千舉葬葬畢賣於優販入都中春臺部改名富伶二十二年余在吳知其事其明年至都訪之聞其母病目甚以年未滿不得歸泣血潛潛今之董永也曹

文瀾者字春江亦吳人年五十許以教優為業攻八法二十
年下筆洞達有廉悍不可犯之色都中善書者莫能先居恒
手資治通鑑一編然絕口不論今古事往昔秉籒執簧之流
亞已余往來都下十數年所見所聞能皎然不欺其志成行
誼可紀述者多世之所謂賤人也哀哉

劉烈女傳

劉烈女者實應劉準之女也生數歲準以字同邑應銓未幾
準妻物故而準當往山東烈女無可依據歸應氏為童養媳
稍長給井竈澣漱役如成人銓之父母咸宜之迨吉而銓病
醫療轉篤烈女飲以膾肉竟不起縗經三年至嘉慶庚午服
既除銓父遺準書曰吾夫婦老無他息倚君女如子然不忍
其久失時也準荅書聽主婚議烈女聞之遂中夜縫綴衣裙
啟門而溺於河閭黨哀嘆同里柏陽葵以聞鄉大夫士請於
有司歲甲戌得

首旌門而配食於邑廟之戚烈婦祠其以狀乞傳者烈女之

族兄優貢生寶楠寶楠好學有文采樂道人善余雅所愛重
爰次其傳而論之曰烈女可謂亡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
矣近世尚為苟難以嫁殤為貞女殉殤為烈女而周公之禁
孔子之教不足以奪流俗師心之說致良家淑媛於非命者
數矣考烈女之行其得謂之殉殤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故
故成禮曰夫婦備禮未成則曰兄弟童養於禮無可準然呼
為養媳則婦名成矣禮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則女家使人
弔婚家葬而致命親迎女在塗則改服以趨喪明在塗則女
道已終而婦道伊始也有吉日而婚死女斬而弔葬而除以
其無三年之恩也烈女長於婚家以在塗累之為終重服宜
矣禮不貳斬聞變而殉之不亦可乎然則何以女之也律子
未待命而與養媳同處者依違犯教令以烈女之不鏤而雕
動止合度其不以情欲之故陷婚於不義亦明矣若烈女者
信乎其亡乎禮之於禮而動也中者也

熊貞女事實冊跋

旌表南昌縣故民盧宗坊未婚妻現存熊貞女事實冊吾友
姜君樟圃既為之叙援据博辨其夫堂弟盧濟泰欲刊行以
彰奇行而乞言於予前哲歸熙甫毛大可嘗論其事皆執
周官戴記以立說非持之無故者然美漢高尚不屈之士每
有於舉主之卒也徒以一辟之故千里奔喪持君臣之服于
載以為義聊厚不為薄斯其正矣夫夫妻相守人之至情而
遭人倫歲廣從一之義匪石不轉永貞苦節數十年若一日
以能匡持門戶慰藉俯仰可不謂難乎然斯人也必具激烈
之情堅定之守其初家人其不引重以相夸美而日長

白口券道
歲遠或寂寞不宜人或剛介不容物馴致詬誶時聞維家之
索者蓋亦屢矣是故士君子遭家不造構此閔凶固不可愛
徇禽犢議奪其志尤不可好為名高稍從聳勉也若其習成
若性茹堇如飴則資助其不及激揚其風徽是又士君子之
責也吾讀是冊不獨見貞女之賢而濟泰所為亦可以風矣
於是乎書

先妣行狀

先妣姓查氏諱會意在母家名婉娣來歸時先祖父奉直君
更命之安徽涇縣震山鄉九都二甲人外祖諱世銷國子監
生初娶生王氏從母及伯舅毛耆外祖賈於徽以知醫多締
交紳士因再娶休寧汪氏生先妣及仲舅毛麟季舅毛郎季
舅方乳即出繼故外祖父母鍾愛仲舅仲舅晬日偶失足外
祖杜門治之六年卒成跛先妣自十一歲時常晝夜抱持視
湯劑節寒暄仲舅病甫起即歸先考郡學君郡學君弟兄五
人班在積叔妯娌間有患多言之病者遂彼此詬誶無虛日
先妣性和順無可尋衅然猶時以冷言相侵先妣處之以不

解手進煙茶款接慰勞如平時以故三十年居唇舌間而斷
斷不能相及郡學君以文雄郡邑屬不得於有司益尚氣不
就館他氏至乾隆乙巳春朝夕無所藉而不孝已十一歲遂

携遊白門假僧舍集童蒙脩脯僅能給兩人口食無可寄贍
家者是秋大饑先妣里居撫王氏翟氏兩妹及從弟嘉梅考名

世王氏妹五歲翟氏妹三歲嘉梅二歲先是甲辰冬三世母

歸寧得暴病入門而草嘉梅在懷抱莫肯受先妣遂分翟氏
妹乳而育之吾鄉山皆產蕨遇荒則羣掘蕨根為粉以充糧

極窶者至食其粕先妣兩晝夜率成男鞋一雙得工值市米
與蕨粕先取蕨粕炒而磨之稍細者以飼幼小餘乃雜少許

米為糜供常食俗於除夕既辭歲設有饌既尊長名吃香酒
適值年小除夕求針蒲家有遺牛肉二斤者先妣以易猪肉

斤四兩為膾設香酒如年時仲舅家尚裕王氏從母至擁
貨數十萬烟火相望不相邨而先妣始終未嘗一過從商稱

貸有以為言者先妣答之曰寒莫向燈窮莫向親壬子秋郡
學君病痔甚挈不孝歸展側床席先妣率兩妹治針蒲不孝

租屋旁地十畦藝蔬果鬻於市以給饘粥湯藥癸丑植塘董
氏集村童十三人使不孝為之師去家十五里不孝間日於

晚飯後以館餐可苞苴者歸省視五鼓回館治早課而侍疾
則先妣專任之郡學君疾日甚虛火炎為狂易而先妣前後

則先妣專任之郡學君疾日甚虛火炎為狂易而先妣前後

三載無一語怨尤鄉里以為難嘉慶丙辰不孝服既闋以詞

賦受知於故侍御程公世淳故侍郎宋公鎔丁巳夏枯旱宋

公時為蕪湖道禱祈靡不至最後使不孝為請誅旱魃文即

日大雨三日後屬邑獻雷殛旱魃之魄文稿誼達於故太傅

朱文正公手書名不孝至安慶撫署垂詢練鄉兵安江賊事

宜賜詩以賈生鄴侯相期許畱署中匝月戊午冬致之湖北

己未夏故相國明文毅公任川楚左叅贊自湖北捉入蜀治

戎事信至家皆大驚愕先妣名嘉梅曰我不識字兒依口寫

信與汝兄曰母字告嘉禾兒兒入川信到族眾皆說凶多吉

少我聞汝父說古時男子生以弓箭射四方弓箭場中正男

子之事死生有命何必怕唯聞軍功多冒濫若藉以進身誰

為兒辨真假者若聽計能立功兒一心事之若其不然則速

返毋戀束脩優厚負汝父之教嘉禾者不孝乳名也不孝入

蜀僅三月發奇謀不見用而府主醉洩其機有戒心又得母

書遂決歸計庚申始為江淮遊故糧儲道湯公藩任安徽學

政下車即告太平府學師致書本學師促應歲試為辛酉選

拔地先妣曰此必出朱公愛士之誠耳吾兒自宜使明者摸

索於暗中卒不召而庚申辛酉秋試連被放文正手書招入

都先妣曰人貴自立戊午年朱公監臨鄉人皆謂兒必首舉

吾深以是科不中為幸今若應朱公名得手於北闈必遭物

命

命

命

議且以累朱公命應中自有南場在也己巳王氏妹倩沒庚
午秋遂假倚虹園迎王氏妹歸宗隨先妣就養揚州王氏妹
唯一幼女先妣命不孝子之名之曰令媿時仲舅家事破敗
中表第三人皆未娶又無業而三世父五叔父各有三子未
娶又生涯冷落不足以自給先妣並節嗇歲入接濟之命不
孝以漸為完婚事不孝念食指日增世路日窄縞紵之投不
可恃惟刑錢兩席脩脯較豐遂以此作遊先妣命之曰兒自
少違眾為有用之學而數奇不能自為藉人手以濟人是亦
一道也吾自為女時見捕役開花賊盜扳良民常傾覆人家
又見叔姪兄弟翁壻甥舅構訟者審斷後負者以為耻仇隙

益深常釀巨案又聞查辦虧空承辦人受請托多撥歸已故
之員孤兒寡婦不知當日衙門事差役追迫如狼虎常冤結
無可告此數事兒尤慎之後在山東直隸兩藩署江蘇直隸
兩臬署查核成案似此者故多矣辛未秋就故相國百文敏
公兩江督署聘分司江西案牘兼辦河工始議籌盤葦蕩文
敏以蕩事甚鉅而無人能諳其要領者委親信大員督辦出
不孝司其進止壬申冬文敏劾河督陳公不實陳公訴之辭

牽葦蕩

睿廟命故相國松文清公故尚書初公彭齡來獻松公與主
蕩事者有夙怨持之至急兩淮鹽政阿公梅花山長洪公皆

遣人告知當及早寄頓箱籠悉檢各官幕書札焚燬之先妣
出面使者曰吾兒所入唯脩脯縹紵簿記甚明晰其往返書
札皆為斟酌情形以濟公事無私語果被查看星使驗出入
帳目知吾兒無賄入驗來往書札公事尤得明白何畏懼而
為寄頓焚燬耶及事息三公皆嘆服自癸酉至道光壬午內
外羣從先妣次第為舉九婚又先後給資本使各以所能治
生計覆則又資之或至再三王氏從母家亦落其子若孫先
後來揚州者先妣皆不識然典質衣飾資之無少愆嗣不孝
賦閒而諸中表誅求者益頻數資助不如前至面肆怨讟先
妣唯命取錢米店帳摺及質票示之謝置乏終不以前事相

稽也先妣食量素隘於腥牲尤纖細每進一味之甘必手自
分散下逮婢僕均平齊一乃下箸常曰吾性不能偏眾及辛
卯夏目力劣又漸不良於行每食猶必徧問家人無所遺食
畢必以茶滌器而飲之曰先姑年八十餘如此汝等宜惜福
莫忘先人家法也庚寅春不孝回里奉郡學君遷葬江寧縣
南鄉吉山之麓遂定居白門甲午冬始買宅白門橋北自揚
州移居焉乙未會試值大挑先妣促不孝赴北以一等掣分
江西臨行諭不孝曰兒數十年出遊受恩多矣不圖報非也
為報恩而自陷非義尤非也兒為諸侯客久於民間及衙前
情偽悉已刑錢兩友歲脩千餘金兒居官可自領其事節此

千餘金者以當酬報及周卹戚鄰之用雖數少人尚可相諒
且有限制至地方舊有陋規為辦公所必需苟非大不可者
毋輕言裁革吾頗聞有賣陋規者為後人唾罵且辦公不敷
勢將他求兒其慎之不孝謹誌之詎謂需次才四月遂為無
母之人耶嗚呼痛哉不孝自乙巳侍郡學君遊白門至壬子
中間惟戊申冬一歸家住三月至丙辰冬不孝自出覓食或
年一歸侍或二三年一歸侍而歸侍不過月許或僅十餘日
雖庚午秋迎養揚州然依侍膝下歲率不過數十日近年家
居得依侍又以拮据故不無煩慮晚得一官在近省而終
不得伸一日之祿養罪莫大於不孝斯之謂矣然不孝早違

嚴訓奔走浮沉於名利之場當路宿儒結納若不及而四十
年來未嘗有不可告人之入與鄉試者六與會試者十二唯
甲戌一出房故相國長文敏公戴文端公及故尚書秦公承
業欲特薦者各一明文毅公百文敏公欲彙薦者各一而名
卒能不登於牘尚未至使人指摘為失身慕榮之不詳少者
實有賴慈訓深厚也癸巳夏先妣八十壽辰故尚書戴簡恪
公以楹帖郵祝曰天下共知此子因有此母同人競揆其文
不盡其芳論者以為知言先妣生乾隆華九年六月二十四
日卒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年八十有二子一即不孝嘉
慶戊辰

恩科舉人江西試用知縣娶同邑文氏女子子二長適太平

縣新豐王象曾夫故無子依禮歸宗

丙申春王氏族長共立寅亮為後象曾之胞姪

也戊戌從至江西

侍先妣至得歡心自先妣患目及軟脚扶掖伺應

三數年衣不解辛勤十倍於不孝次適同邑水東翟修保前

沒孫二長家仁

誠名

國子監生次家讓

考名家丞

縣學生女孫二

長令媿適陽湖張曜孫曜孫博綜羣籍尤神於醫令媿時時

獻珍藥先妣自辛卯損目後遂善病屢瀕於危其得延濟中

壽者多曜孫令媿醫藥之力次喜姑未笄曾孫二希范希魯

曾孫女一縷子皆幼不孝思死匍匐伏回白門寄籍擬卜期祔

葬郡學君吉山之墓伏乞

當代通顯碩學垂意哀矜錫之銘誄使先妣言行得廁前世

獨行君子之後則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道光十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哀子包世臣泣血謹狀

白門寄籍擬卜期祔

剛

義寧州陳氏重修南昌府學廟廷記代陳蓮史提刑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說之者曰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觀於義寧陳氏其不信矣乎陳氏慕義崇文最著者曰密乾隆五十有五年當先祖荆宜府君以南昌守擢督糧儲勸諭郡紳興復府學密任建廟廷費資鉅萬迹其用心實以遠祖郇於明洪武中獨力建州學至父昌言稍理其傾頽而規制尚隘密懼墜祖若父之業先拓大州學而重新之又推廣以及合郡並捐歲租由州徵解府學脩葺葺以垂久遠是可謂不匱者矣閱四十有五年余奉

思命提刑此邦踐先公舊部深懼薄殖任重忝尔所生時則

白門券遺閣文
密之孫偉率長子為霖重修府學為密所建造者經始於九月朔日五旬而藏蓋以修費率為主者所乾沒偉為霖見棟宇朽壞必責問逋負以興工作則恐茂草日鞠露處堪虞重傷先人意遂料算椽楹栴之當易與甃甃瓦當均益者花材鳩匠居作於家既備具乃運集會垣是以竣事速而堅緻煥麗盡儀式其善繼志善述事不爾而成不嚴而治也如是偉前此已率群從大修州學茲復獨肩鉅工可不謂錫類者乎余又聞義寧本寧州嘉慶初楚匪闖入州境被殲省兵出而氛已靖越數年事竟得達

睿廟特加名義以旌州人密實與其事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故密之貽謀遠矣宜孫曾之克承厥志也節使祥符周公承宣長白怡公咸共嘉嘆不復重詰主者以成偉為霖之義改章以善其後歲祖所入解貯司庫間歲動支檢蓋必詳其籍有當大修造者則計庫積之數召偉為霖之子若孫自董其役以永密不匱之行偉為霖以事報於先公而余適觀重修之成以壽石之文為請余感其孝思之有終始也為頌孝經首章之引大雅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余願與偉為霖共勉之

